

一之書叢劇戲寧甘陝

會協化文區邊寧甘陝
編會員委作工劇戲



恨九窮

著 翎 健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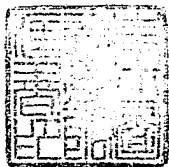
版出店書華新北西



2933034

窮人恨

馬健翎 著



西北新華書店出版

東北圖書館

寫在『窮人恨』的前邊

馬健翎

『窮人恨』是在這樣的地方裏發生的事情：抗戰時被敵偽蹂躪，日本投降後，又受蔣匪政府極的摧殘，終於在人民解放軍大進攻的浩大聲勢中解放了。主要的表現蔣匪與投日漢奸及地方上的封建土豪，對人民殘暴的剝削、壓迫，人民在簡直活不下去的水深火熱中，自動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配合着解放軍的進攻，解放了自己。

我的主觀目的，想讓這個劇使觀眾看後，認識封建社會的罪惡，認識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是為解放中國最大多數受苦受難的同胞而鬥爭，尤其是新解放過來的士兵們，看了此劇，知道自己家中老小，被蔣匪惡政府及地方封建土豪剝削，壓迫成個什麼樣子；知道自己現在參加解放軍，是在為解放大眾，也是在為解放自己家中受難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而鬥爭。（這是我主觀上的希望，並不是說這個劇本一定會有如此效果。）

我們劇團，大半在陝甘寧邊區的陝北工作着，為了使觀眾容易了解與接受，劇內人物的稱呼與生活習慣（如以米為主要食糧等），都按陝北的情況寫的，這可以因演出地域的不同而改變之，不必拘泥。

這個劇本，在西北人民解放軍前方，給民衆劇團排演時，接受了演員們的許多意見，在給前總政治部預演後，又接受了各方面的意見，然後修改而成的。以後再發現不妥與不夠的地方，當然還要增減的。

這是一個根據『秦腔』寫成的歌劇，但這樣的歌劇，並不是只有陝西人而且是會唱『秦腔』的劇團（或羣衆）才能演出，如果以爲是這樣，那就錯啦。

我們劇團主要的活動在大西北，因此堅決掌握大西北的民間歌劇形式。『秦腔』是西北最普遍而流行的民間歌劇。此外還有『曲子』（郿鄠）、『道情』、『線葫蘆』（？）、『盤盤腔』（？）等。但是只有『秦腔』老百姓叫『大戲』其他的叫『小戲』。因爲其他的是木偶、泥圪塔、皮影子……等演出；『曲子』、『道情』雖然也是由人（演員演出），但比較是小型的，至於『秧歌』，大半是配合打擊樂器的邊舞邊唱，並不配合管絃之音。（有時『秧歌』裏帶有『道情』、『曲子』甚至『大戲』，那是另外加上去的，並非『秧歌』本身。）所以可以這樣說：西北的『秦腔』，是西北民間比較完整而且能够表現複雜內容的歌劇。（這並非說西北唯有『秦腔』好，尤其不能說其他的就不好。）

『秦腔』並不像『皮簧』那樣，幾乎僅僅適合與表現過去宮庭士大夫的生活，（『皮簧』武打劇，如表現李逵、武松等，也很接近農民生活的。）雖然秦腔舊劇，內容大半是封建的，但因爲是在民間活動，尤其大半在鄉間活動，因之，唱詞、道白及表演，

不得不要求人民大衆了解，不得不多用人民大衆的語言與動作了。（當然不是完全如此。）常見『秦腔』舊劇裏的皇上口裏，說出農民的話來，這在平劇裏是太少見的。所以，也可以這樣說：『秦腔』是比較能够表現人民（尤其是農民）生活的。像我們劇團運用『秦腔』所編的現實歌劇，在語言、唱詞、表演動作方面，是極力要求其合乎現實的。因為新的內容，不成問題有些地方就和舊的形式矛盾了，矛盾了就要鬥爭，一鬥爭就會鬥出新的東西來。

中國的民間歌劇，種類繁多，各地有各地的歌劇，沒有做過專門的調查，很難說出到底有多少。但是我覺得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有許多曲調，歌詞由長短句組成，如『龍曲』『鄆鄆』……等；一種是唱法裏有一板三眼、一板一眼、有板無眼及散板等，歌詞基本上是『三三四』（十字）或『四三』（七字）組成。（但如果掌握了它的節奏規律，可以自由加長或縮短。）前一種因地域的不同，各地有各地的曲調，很難一致運用。後一種雖然也因地域的不同，各地有各地的不同唱調，但其唱法的種類與歌詞的組成，基本上是相同的，如『皮簧』『京梆子』『山西梆子』『秦腔』及各地的『亂彈』戲（大戲），都是一樣。所以，後一種的劇本，各地都可以演出，是更比較容易普遍而深入的。

還有，像這樣的『秦腔』劇本，不僅各地的『亂彈』（大戲）可以演出，如有不會運用民間歌劇的劇團，也可以把唱詞根據當地民間的韻調，作新曲而演出。可以隨便改

變唱詞的句法。因為這個劇是用中國民間歌劇的結構與演出方法編成的，現在流行的『秧歌劇』，（有的是新作曲，有的是用民間曲調。）事實上和這樣的歌劇是一個東西，並非兩樣。

不論是『秦腔』，或是其他的『小戲』『大戲』，都應改造、提高，使其更能充分的表現新的、人民大眾的生活，這是我們搞戲劇工作者經常努力的目的。但要牢記毛主席指示的：『從普及的基礎上提高』的原則。不要只滿足於拿用現成的東西，也不敢太性急，把孕兒八個月從肚子裏挖出來，即使勉強活下了，一定是先天不足的可憐相；至於連八個月也不足的孕兒就從肚子裏挖出來，那就活不成個人了。

有音樂理論與技術修養的同志，應鑽研民間曲調與歌劇，熟習它們，掌握它們，然後逐漸加以改造而創造提高之。故友張寒暄同志（名歌『松花江上』的作者），對於我們運用民間形式的文藝工作者，有兩句警語：『鑽進去，頂出來。』我常常玩味這兩句話，覺得非常深刻。可惜他同我們早別了，不然，我相信他會在這方面有很大成功的，尤其是歌曲。現在有些個別同志，並沒有『鑽進去』，甚至於根本就不願意『鑽』，就表現他『頂出來』了，這是三歲的孩子跳高哩，一定會跌倒的。

毛主席說：『第一步不是『錦上添花』的問題，而是『雪中送炭』的問題。』這個指示，我們應當當做今天的實踐。今天我們還是多運用能够表現人民生活的民間形式（結構、曲調、演出方法），編寫表現新內容的大歌劇與小歌劇。這樣既可以使羣衆容

易了解與接受，又讓羣衆自己也能演出來，豈不更普遍、更深入、更大衆化嗎。當然，今天也可以而且應當開始描摹民間韻調的新作曲歌戲，但只認爲前者應爲主要的。（建立普及的基礎。）前幾年延安的春季秧歌小劇本，我看到農民們到新華書店買的時候，一本一本的挑選，可並不是挑選那個劇本寫得好，（買劇本的人，識字並不多。）而是如果看到那一本裏有：「12345……」的簡譜，便向他同來的人說：「這個本本裏有洋碼哩，咱們弄不成，不要，不要。」這是一個問題，我們應當注意。（我並非不贊成將新作曲或民間曲調的簡譜，印在劇本內，而是在這個現象上，覺得說明一個問題。）再，我看見有些搞民間歌劇的新歌劇劇團，對於打鑼樂器的應用很彘肘。說他們不想用吧，舞台上分明擺着：鼓、板、鑼、鈸，而且有時候也會響起來的，似乎是用着哩。說他們想用吧，鼓板不起指揮作用，銅器不密切的配合歌唱與動作，教人覺得有點像插花瓶，只是擺樣子點綴而已，有也可，無也可。我每次在這樣演出的舞台下（或廣場）看戲，總是心裏很着急，好像看比賽籃球時，自己的選手把球擲到鐵圈上了，但是沒有進去，可惜！可惜！這裏邊有道理：不是對打鑼樂器抱着拋棄於厭惡的態度，要不用吧，那又是民間歌劇裏所有的，沒有了，怕人家說不大衆了。）便是對於用打鑼樂器的方法不熟悉，因之用不巧妙，然而又不肯學習與研究。我覺得歌劇並非非用打鑼樂器不可，不想用而且用不好時，寧可以不用還好些。但我很喜歡打鑼樂器，它可以製造各種不同的氣氛，可以幫助與加強表情、動作、語言的力量；它既有它本身的音樂美，又有和管

緣配合起來的音樂美。中國的民間歌劇，演出來令人有一氣呵成的渾圓之感，就是因為它自始至終不冷場，說白、歌唱、管絃、鑼鼓……一連串的互相配合與接續着。就像好火色爐出來的餅子一樣，既好吃，又好看。我希望這是加強打擊樂器的合理運用，多向民間舊歌劇的這方面學習與掌握其方法。這樣就使歌劇更有力，更美，自然就更受羣衆歡迎了。（至於打擊樂器應如何改進與增減，是另外一個問題。）

中國的民間歌劇的總指揮是鼓板，我認爲這很科學。歌劇是更綜合而集體性的藝術，非有集中的指揮不可，大家靠聽覺的指揮而一致起來，比靠視覺的指揮既便利又互不防礙。遊戲班叫鼓板是『九龍口』，包含的意義是很深長的。有的劇團，在演歌劇時，用指揮歌詠隊唱歌的辦法，搖小棍子擺兩手，那是很滑稽的，而且很難做到前台演員，後台各種音樂員的一致節奏的。已經有可以接受而運用或者再加以發展的好方法，爲什麼不用呢？

我所寫的大劇本及小劇本（曲子、快板、奏腔……等），都是一張桌子幾個凳子，便可以演出，沒有佈景。（有時，也不過是近乎道具性的佈景。）（中國的民間歌劇，是用象徵的表演、動作、舞蹈等表現時間、空間及人的感情，舞台上的桌子可以不是桌子，凳子可以不是凳子，它們只是指定中心，代表戲劇中所要代表的東西；運用自然了，觀衆眼裏雖然看見它是桌椅，但又覺得它不是桌椅，而是其它的東西，或者是什麼也沒有。）這並非我反對佈景，我的道理是：我們的對象是農民，農民住在分散的農村

裏面，且在戰爭環境中。這樣對於演出是很方便的。演出方便了，就能更普遍更深入的演出。如果講究佈景，不但花費許多的錢與精力，而且許多地方不能演出，那是很大的缺點。一定的時候，城市裏可以編寫與演出有佈景的劇（歌劇），如果主要在農村活動，以農民為對象的劇團，還是不需要佈景好。至於有些戲劇工作者，單從佈景的形式方面着眼，而忽視戲劇內容的重要，那更是錯了。美人不穿花衣服也好看，醜人穿上花衣服還是不好看。

我對於有佈景的歌劇，覺得應先從劇本的結構方面下手，儘量像話劇似的，要求時間、空間、人物事件的集中。中國式的民間歌劇，如搞佈景，應當是簡單而象徵的佈景，太現實了（太真了），就同象徵的表情動作手法不和諧了。還有一個重要的是，千萬不要讓佈景把戲劇一節一節的（不是一大幕一大幕的）停頓而割斷了，這會使觀眾非常不耐煩，會把劇情破壞了的。

這些意見，不一定都對，提出來大家研究。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八日於黃河岸上

窮人恨

馬健翎

時：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七、八月的時候。（人民解放軍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
地：此地抗戰時被敵偽蹂躪，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又受蔣匪政權的摧殘，終為人民解放軍所解放。

第一場 孤 羣

胡萬富——（五十幾歲，是一個惡霸地主，陰險毒辣。大烟癮很重，長一嘴八字燒鬍，臉白而瘦。人們都稱呼他「老財主」。因為行事太壞，窮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爛肝花」。以後簡稱「萬」。臉着長三紙烟綹，打呵欠、揉眼、懶洋洋的上。）（唱二六）一覺睡的大天明，太陽照的眼難睜；只覺得頭昏身乏困，抽一袋烟兒養精神。（繞）（仰眉合眼的沉思着，轉一個小圈，向內喊。）高順，高順。

1
高順——（三十幾歲，也是個大烟鬼，是一個輕嘴薄舌頭，齷齪子泊馬屁的小人，是萬

的走狗，以後簡稱「順」！哎！來啦，來啦。（輕步跑上）老財主，什麼事？

萬：你們給我搞了些什麼吃的？

順：我教他們給你包了幾個羊肉餃子。

萬：聽說馮鎮長從縣上開會回來了，我想他今天會看我來的，多搞一點。

順：對。

萬：有酒吧？

順：有。

萬：搞什麼菜？

順：羊肉絲綢粉條。

萬：就是這一個菜。

順：還有丸子粉湯。

萬：再多搞幾個菜，要像個待客的樣子。

順：我看行啦，他又不是外人。

萬：你們往後待人處事要有分寸，他如今當了鎮長啦，我們應該另眼看待，不要教人家

見怪。

順：哼！他當鎮長，他當鎮長還不是憑咱大老爺縱容的，他還能見怪咱們。

萬：你懂得啥哩，他雖然憑咱們當鎮長，當了鎮長咱們用人家的地方就多了，兩好並一

好，咱們對人家好了，人家就會替咱們多辦事，你快下去再多搞幾個箱。

順：對（下）

馮鎮長——（三十幾歲，一心想昇官發財，是一個趨炎赴勢之徒。手裏提一包磨房之類
的禮物，得意的搖頭擺尾的上。以後簡稱「錢」。）（唱二六）大財主辦事真能幹，
專員司令都喜歡；這一條粗腿要抱腰，一步一步昇大官。（截）（連叫帶進門）老
財主。

萬：噢，鎮長，我知道你今天一定會來的，快坐下。

錢：我給你老人家帶來一包好點心。（說着放在桌上）

萬：你就常常費心。

鎮：老財主，我給你老人家報喜，大少爺真有辦法，專員、保安司令都誇獎他好，大少
爺在咱縣上說一句話，誰敢不聽，連縣長在大少爺面前，總是書記長書記長短，
恭恭敬敬的，咱們縣上的事，簡直都由大少爺辦哩。你老人家該喜歡吧？

萬：（高興的笑）好麼，這就全憑你們大家肯出力，能辦事。

錢：咱們這縣上的事，我就是抓得緊，窮小子們在背地裏恨我哩，罵我哩，我不在乎，
只要上邊說咱好，還怕啥哩。

萬：是的麼，窮小子天生的賤骨頭，就不能給好臉。

鎮：老財主，現在咱們的事越好辦啦，專員、保安司令都是從前跟大少爺一塊給皇協軍

辦事的人，都是老朋友，你等着看，不久大少爺還要上昇呢。

萬：好麼，只要他能上昇一步，大家都能上昇一步。

鎮：那是自然的麼。

萬：日本投降的時候，到處吵得辦漢奸呢，不少人怕的要命哩，我心裏就有個底呢，不管皇協軍也好，蔣主席也好，反正他們非要人給他辦事不可，誰來了咱們就給誰辦事，可怕啥哩。

鎮：這是你老人家有才學。

萬：我給你說，那個時候我最耽心一件，最怕共產黨得勢哩，老天保佑，蔣主席下命令消滅共產黨，咱們這裏來不了八路軍，真是大幸之福。

鎮：老財主，你提起八路軍，我可想起一件要緊的事啦。現在又擺壯丁啦，光咱們鎮上就八十多名呢，連唸書的學生都要哩。

萬：喂！學生還要，那我的二娃三娃在城裏唸書該不要緊吧？

鎮：自己的人當然不要緊，不過大少爺給我說叫你老人家在這個莊上找一個人頂二少爺的名字當兵，這樣就更好。現在抓壯丁緊的很，路上有四五十歲的人都教抓的走啦。（把週圍看了一下，門外看了一下低聲說）咱們鎮上已經佈置好啦，明天就到各保抓人去呢。

萬：那你說教誰替我二娃當兵去好？

錢：這人要你事先講通，不能教他亂說。

萬：（想）救誰去？

錢：你就叫老劉的兒子劉滿倉去，他不敢不去，你把老劉叫來商量，我替你老人家說上幾句，他一定會順順的去。

萬：對，老劉、老劉。

老劉——（年六十幾歲，忠厚老實，以後簡稱「劉」上。）老財主！（頭也不敢抬）。萬：跟你商量一件事。

劉：老財主，你老人家教我幹啥我還能不聽話麼。

萬：（笑）我知道你聽我的話，現在上邊又要壯丁哩，你教滿倉替我二娃當兵去，當兵是好事，將來得了一官半職，帶盒子槍，你就再不要受苦囉。

劉：（驚慌發抖）嗯！（哀求）老財主！你知道我的光景，去年娃他媽剛死了，我花費了不少的錢，欠下許多賬，家裏又沒吃的，全靠我滿倉受苦哩，他一當兵，我一家幾口人就得活！

萬：（認為觸了他的威嚴，大生氣，把桌子一拍。）什麼，你不願意去！

劉：（哀求）老財主，老財主，你……

錢：老劉，你怎麼這樣糊塗！我給你說，上邊又派下壯丁啦，反正滿倉這回非當兵不可！劉：嗯？又要壯丁？滿倉還要當兵！錢長！不能呀？你知道，我家裏就有滿倉一個人能

動彈。

萬：現在許多地方打仗哩，蔣主席要的人多，沒人當兵打仗，共產黨來了怎麼辦？

劉：呢？（吳望萬。）

萬：你娃去了，你就不要在我家當長工啦，回家種地去，每天給我抬的担幾回水，掙個院子就對啦，有啥爲難處，一斗八升我還可以給你揭借。

劉：老劉，這還不好？教去吧！

劉：（不敢說理，又不願接受，萬般無奈。）哎！我……（蹲下哭起來）

萬：站起來！不准在我家裏哭！老實說，你全家人的命都不夠我的，你不要後悔！

劉：哎！天呀！天呀！

劉：老劉，你太不像話啦！

萬：好！不要你滿倉去，欠我的錢給我，種我的地給我丟下，給我滾！高順！

順：（急跑上）什麼事？

萬：把賬本子算盤子給我拿來。

順：對。（轉身要走。）

劉：（拉住順）老財主，你老人家不要生氣，我……我教他去，我教他去！

錢：要去，今天就教他到鎮上來。

劉：鎮長，連幾天還不行嗎？

錢：不行，還有手續要辦哩。

萬：你快回去談去。

劉：哎！（擦眼淚下）

萬：高順。

順：哎。

萬：老劉今天就教他撥回去，以後只能担担水掃掃院子，看欠咱們錢的那些窮小子，那一個還不起賬的，就叫來當長工。

順：是。

萬：這一回搞壯丁還會有花錢的人吧？

錢：當然會有的。

萬：高順，以後的徵糧徵款，一定越來越多，歐準放賬，抓緊討賬，誰要揭咱的錢，非

三毛利息不可。

順：那邊能教他少嗎。錢長，再多徵幾回壯丁，多徵幾回款，這一帶的好田好地，老財主都能弄到手裏。

錢：徵糧徵款管保不會少的。

順：越多越好。

萬：錢長，走，到後邊吃點飯。

錦：咳！老人家我吃過飯啦，我剛吃過的。

萬：隨便飯，多少吃一點，我給你準備着哩。

錦：來了就要「打擾」。(齊下)

第二場 當兵

劉：（內叫尖板唱）一路走來渾身顫，（顫跛上）行步不前兩腿酸；昏昏沉沉回家院，（進門）（滿倉、紅香、長壽、驚慌上扶劉、叫問「什麼事？」）

劉：（癡呆的看自己的兒女，鍾胸踏脚好一陣才開了口）（接唱）從天上降下了大禍端；老財主爲人心太壞，（抓滿倉）他……他要你替他二娃當兵（截）劉……到外邊。劉滿倉——（劉的大兒子，二十一、二歲，性剛強，簡稱「滿」。）嚙！他要我替他二娃當兵？爹爹，你答應了沒有？

劉：我……我……

滿：你答應了沒有？

劉：嚙？

滿：你答應了！

劉：嚙，好娃哩，不答應，人家馬上就要錢哩，收地哩，娃，你說，有啥辦法？

紅香——（劉的女兒，十六、七歲，也是生性剛強。以後簡稱「紅」。）爹爹，不能答應，我哥哥走了咱一家人就要餓死哩！

滿：殺了我也不去！

劉：滿倉，不敢那樣。不得過去，人家有錢有勢，誰背地裏不把那人叫「爛肝花」，他要你死，你就不得活。

滿：欠他的錢種他的地，難道把人命都由他啦！

劉：娃，咱在人家手心裏活着哩，人家說要你的命，就要你的命。

滿：我不去，看他把我怎麼辦？

劉：娃，你常我捨得叫你麼？沒法子，馮鎖長也說上邊又要壯丁哩，你非去不可！

滿：那怕他們把我殺了，我就是不去！

劉：好娃哩，你去，我回家種地，如今這年頭，窮人們都得半死半活的活着。這事情我看出來啦，你不好好去，免不了鎖上細你去，把老財主也惹下啦，馬上一家人就不得活，滿倉，你看我這麼大的年紀，你兄弟才幾歲，（目視紅，長壽。）你……你……：哦！（唱滾白）叫叫一聲滿倉！滿倉！這回當兵你不得不去，不敢糊塗任性，爲了你年老的父親，年幼的兄弟姊妹，你……你……：乖乖的去吧！（唱二六）滿倉兒不敢耍性強，聽我把話說心上；你就是不去也得去，惹下人家了不成；爲了老少能活命，你還是（夾白）滿倉、（接唱）乖乖的去當兵。

滿：爹爹不要哭了，我去就是了！（接唱）爹爹不要多流淚，孩兒心中也明白；這才是蛇吃青蛙自己去，老鷹抓雞不敢飛，咬緊牙根當兵去，千愁萬恨記心裏。（截）爹

爹，不要哭，我明白啦，我去。將來要是能擄出個名堂回來，非把欺負咱們的仇人殺幾個不可！

長壽——（劉的幼子，八、九、十來歲，以後簡稱「壽」。上去把滿倉抓住。）哥哥，你不要去，我不讓你去。

滿：壽娃，哥哥去了，幾天就回來了。

壽：不，我不讓你去。（抓緊滿，好像滿馬上要走。）

劉：壽娃，不敢，（把壽拉過來）哎！

滿：爹爹，我走以後，單靠你老人家種地不行，我大姨想叫紅香給與旺當媳婦，都是從小要大的姐妹，成了夫妻才好，這樣教與旺多受點苦，給你帶一半忙，兩家好比一家人，勉強還能過得下去，你說對不對？（紅將頭遠過去。）

劉：哎！你說的也對。

滿：那你就把我大姨跟與旺叫來，我要當面給他們叮嚀幾句話。

劉：好，長壽，叫你大姨跟你與旺哥到咱家來。

壽：噢，（下）

劉：前一向你大姨向我當面提過親，本來我也看出與旺是個好娃，不過我總想拿紅香給你換個媳婦，誰知道（長長的出一口氣，哭了。）誰知道你要……！

滿紅：（擦淚）

（安興旺拖安老婆上）

安老婆——（年六十幾歲，因操勞憂傷過度，兩眼矇矓，看不清楚，看起來就像風能吹倒的人了。一輩子孤苦零丁，受人壓制，所以常是忍氣吞聲的，最怕惹是非。以後簡稱「老」）（唱）聽說滿倉當兵去

安興旺——（十七八歲，勞苦的少農，以後簡稱「興」）（接唱）即忙前來問根底。

（截）（二人進門）

老——他二姨夫，真的滿倉要當兵去嗎！

劉：沒辦法，老財主叫替二財主當兵，鎮長說上邊又要壯丁，他非去不可！

老：哎！總想日本鬼子下去啦，好活幾天，越來越難過了，出糧拿款還不算，把人都拉完了！

興：爛肝花狗日的太心壞啦！

老：（禁興）興旺，你不要胡說亂道，（向周圍看，低聲問）這裏沒有外人吧？

滿：沒有，大姨。

老：興旺，不敢高聲喘大嗓子，教人家聽見了，咱又惹不起。滿倉，我娃到姨跟前來。

滿：（走到老跟前）

老：（孤獨）我娃不去還不行嗎？

滿：大姨，不去不行。

老：哎！咱們都命苦！（向劉說話的那裏）他二姨夫，娃走了，你這一家人怎辦呀？

哎！（又向滿）你媽死了還不到一年，你又要當兵，哎！不得了！不得了！

滿：大姨，你不要哭，聽我給你說。我走了，我爹老啦。還要我與旺兄弟多幫助哩。

老：他幫助是應當的，你大姨夫死的時候，與旺才三四歲，全靠你爹招護大的，他如今幫你的忙是應當的。

興：滿倉哥，放心，你走了，只要我有吃的，不能叫你家裏的人受餓。

滿：大姨，我跟我爹說好啦，紅香跟興旺的親事定了吧，以後咱們兩家就跟一家一樣。保丁、甲乙：（以後簡稱『甲』『乙』喊叫着出來）老劉！老劉！（進門）（常吃驚？

老與劉更是抖擻，嚇得在紅身後，紅背過去了。）

劉：（顫慄）啥！啥事？

甲：啥事？你還不知道！錢長教你滿倉馬上就去。

劉：你給錢長說，他明天一早就來。

甲：不行！就去，他是替二財主當兵的，還有手續要早辦哩，即刻就去。

劉：再等一會還不行嗎？！

甲：不行！不要麻煩！

滿：（激奮而堅定的）好！我就去！

甲：走！

滿：爹爹？你們不要掛念我，我就走啦！（說着要出門）

衆：（一齊上去拉住滿）喂？你就走！

滿：遲早總得要去的，說去就去。

劉：（？）（抓着呆望滿，不捨。）

老：娃！再待一會。

滿：待不待一樣，多待一會，大家多難這一陣，興旺兄弟，現在咱們是親上加親啦，我的老人就好比你的老人，我的兄弟就好比你的兄弟，你能好好動彈照顧兩家，兄弟！（叫板）我就是到了山南海北也就放心了！（唱緊邊韻）叫兄弟聽我把話講，（換二六）我走後要你多幫忙；兩老二少靠你養，爲兄一時難回鄉；咬牙關出門把路上，（出門，衆隨之）（合場）那是老爹爹，大姨母……呵我的好姊妹，（流水）老老少少哭慟慟；你們不要把我忘，勤勤苦苦過時光。（繞）（白）爹爹，大姨，你們回去，（咬牙握拳）我就走啦！（毅然的下）

甲乙：（在後監視滿，隨下。）都回去，不准跟我們來。

（衆叫，齊哭叫追下，被甲吓回。）

（甲、乙、滿下）

劉：滿倉！滿倉！啊啲！（唱帶板）我一見滿倉兒走了。（扯合場）（衆隨着叫唱）
那那是滿倉兒！滿倉！哎……（流水）心中好似刀子割；從此後日月更難過，全家老
小難生活。（衆哭着進門、下。）

第三場 抓丁

農一——（青年，窮苦貧農，拿鋤頭上，愁容滿面，簡稱「一」。（唱二六）東山鋤完我西山走，渾身大汗往下流；全打上能打石二零八斗，不夠糧來不夠租；窮人生來命太苦，終朝每日鎖眉頭；一年四季不停手，春夏秋冬都發愁。（截）（看周圍的地，長嘆一口氣，無精打彩的鋤起地來。）

（忽然聽得遠處亂喊，「抓人哩！抓人哩！快跑！」……）同時有槍聲與斥責聲，「不准跑」「動一動就開槍！」「……。」

一：（聽見聲時，先是驚向四望，後來把鋤一丟。）抓人哩！（撒腿向下場門就跑。）

甲：（從下場門上，以槍逼定一，）站住！

乙：（手拿繩子，由上場門跑上來，把一套住，綑了起來。）

保丁丙——（以後簡稱「丙」）（拉着被綑好的農二，農三上，農三夠四十多歲。）

甲：把這一個也綑在一起。

乙：（將一和農二、三連在一起。）

甲：（向丙）你看見前邊抓住幾個？

丙：看不清楚，大概有四五個。

甲：他媽的！一定有人露風啦，今天在這裏連十個都捉不到。整走走！

三：你們細我做啥哩？

甲：我曉得，你明白，裝啥洋蒜呢。

三：哎！就像我四十大幾的人啦，你們還要我當兵嗎？

甲：比你再老的也饒不了。

三：這簡直是……

甲：（打三一個巴掌。）不准說話！拉着走！

（甲、乙把鄉三人連罵帶腳踢。丙只是被勸的拉着，很難受。齊下。）

第四場 送米

紅：（上，納鞋底。）（唱慢板）劉紅香睜兩眼把天理怨，爲什麼貧窮人這樣可憐；我的娘（轉二六）在世時多受苦難，爲日月常熬煎兩淚不乾；老爹爹給人家長工使喚，好多年把賬借交還不完；恨鎮長將哥哥拉兵在外，丟下了老和少好不慘然；每日裏熬清水糠菜煮飯，幾口人都穿的破爛衣衫；老爹爹得急病咳嗽氣喘，老財主心太狠把他爲難；可憐我與旺哥手腳磨爛，起雞叫睡半夜務弄莊田；這樣窮官府裏還要派款，逼得人淚滴血痛哭墮天；清早問教長壽去把米借，爲什麼這時候不見回還。

劉：（比以前更瘦，鬍鬚更白，腰更彎，病的行走都不方便了。）（上唱二六）想親兒想得人肝腸裂斷，得下病到如今快有半年；怕只怕老財主抽地要債，每日裏強掙扎去把水担。（繞）（咳嗽）

紅：爹爹，你要多睡哩起來幹啥？

劉：不敢多睡，今天還要給老財主家担兩回水呢。

紅：爹爹，我看你這幾天臉色大不好看啦，腿都軟啦，不要去啦。

劉：哎，好娃哩，不敢不去，不去了人家就要見怪哩。

紅：那你教我與旺哥替你担水去。

劉：哎，娃種咱兩家的地，看把娃累成個啥樣子啦，還敢叫娃担水麼。

紅：那你給他們說一下，在家裏憩幾天麼。

劉：哎！你們這年青哩，不懂啥，我給你說，我病了幾個月啦，那一天也不敢不給人家擲院担水，我連病都不敢叫人家看出來，老財主的心比炭都黑，他要是知道我不中用了，娃，他就會馬上要錢抽地，那咱們就（叫板）不得了了！（唱二六）有錢的心腸真可怕，肚裏藏刀把人殺；你要常常侍候他，不能動他教你地下爬。（繞）（白）你不要管我，我還是去。（出門勉強的走下去。）

紅：（紅出門送劉）爹爹，你慢慢走，小心！（望劉不見頓回）（唱二六）爹爹病的難立站，還要給人家把水担；窮人難來難又難，活在了人家的腳下邊。

（興提一小米袋拖上）

興：（比以前瘦了些，穿的破衫子，掉着一片。）（唱二六兩句截）富人家酒肉家常飯，貧寒人吃糠也爲難。（進門）

紅：你們才來啦。（抱怨的口氣）

興：哎！你還不知道，我家裏連一點米都沒有，走了好幾家，要飯一碗，李家一缸，才省下這一點米。（把米袋放在桌上）二姨夫呢？

紅：給爛肝花担水去啦。

興：哎！人病的不像樣子啦，你就不該讓他去麼。

紅：我擔來，他怕把人家怪下了。

興：哎！老人家太可憐啦！把這米要好好給老人家吃上幾頓，再不敢教他露強啦。

紅：老人家病重啦，我也不敢離開，不能到地裏給你幫忙。

興：你千萬要好好侍候老人家，人家不心疼，咱們的老人要咱們心疼哩。

紅：我給你做鞋呢，你試一試看這底子大小呢？（說着把底給興）

興：（把底子等了一下）大小正好，你那裏來的布？

紅：那裏來的布，這是我這裏撿那裏撿，慢慢湊下的。

興：姐姐，我的鞋爛啦，給我也做一雙。

紅：你不多受苦，穿爛一點也不要緊。

興：不，我要新鞋呢。

興：姪娃，我給你想法搞一雙新鞋。好，你們在，我要地裏去。（擬出門）

紅：（手攔興）看你的衫子爛成個啥咧，來我給你撿一下。（說着身上取下針線，一邊縫一邊說）你也不要受苦太重了，你自己看不見，你瘦的多啦！（已補完）

興：哎！不受有啥辦法哩，多受些苦，多打幾顆糧食，才能有一碗稀湯到咱們口裏，不

好好受，怕連人家的都不夠，好，我走啦。（出門下。）

紅：（送出門，毒亦相隨。）（唱二六）興旺哥哥面皮瘦，兩隻眼跌在窖裏頭；雖說年
青能受苦，紅香心裏加憂愁。（拖簪進門，將米袋提下。）

第五場 吵 金

王氏：（萬的繼妻，年四十左右，還極力打扮，看起來有點滑稽，爲人矜誇驕傲，性體而潑辣，以後簡稱「王」。氣滔滔的上唱緊二六，快而連續）大媳婦做事太可憐，氣得人渾身似火燒；此事我妻和他鬧，打破腦袋不輕饒。（戛）（高聲叫）高順！高順！（生氣，更高聲的。）高順！

順：（即忙跑上來）來啦，來啦，大嬌子，什麼事情？

王：你給我順轎子去！

順：大嬌子，你到那裏去？

王：我到縣上去！

順：啥事麼？

王：你說氣人也不氣人，你們大少爺接我大媳婦。到縣上去呢，人家是太太上任哩，難走的時候，綢子呀緞子呀，你該親眼看見的，我那一件不遂她的心，那一件對不她，今天我打開小箱把三付金鐲子不見啦，你說這不是她偷走，再誰敢？

順：你再好好找一下。

王：我把櫃子箱子都翻遍啦，連個影子都沒見。

順：我想她不能吧？

王：放屁！你跟你們老財主長一個屁股，放一樣的屁，快給我買轎子，我就要去！

順：大嬌子，縣上到咱這裏好幾千里路呢？你不嫌累？

王：你不要管，快去！

順：大嬌子，不要太急，事情要慢慢商量着辦麼。

王：（站起逼順）你不去？

順：大嬌子，你等一等我問一下老財主。

王：你不去我自己去！（說着就要出門）

順：（即忙拉王）大嬌子，大嬌子！

萬：（急的連跑帶說，上來拉王）好我的親媽哩！你怎麼這樣不聽說麼？家醜不可外揚

，你到那裏吵吵鬧鬧，給咱娃丟人哩麼！

王：我不管，非去不可！

萬：你聽我說，你不顧咱娃的面子，也該顧你的名譽麼，你到那裏鬧，人家知道的說

大媳婦把你的金鐲子偷啦，不知道的，一定會說你是後娘，欺負前家兒呢。

王：哼！你那大兒，大媳婦恨不得把這一份家產都弄到他們手裏，叫我的二娃三娃討飯

吃，你當我還看不出他們的鬼心眼。

萬：你就太多心啦，幾付黑金鑄子，就把事情看的那麼大。

王：哼！金鑄子，我問你，後院害的元寶你說不是他們偷了，那是鬼拿的走嗎。

萬：你說聲低一點，你昏啦！

王：你昏啦！你昏啦！

萬：對！對！我昏啦，我昏啦，二娃媽，咱們的浮財底財多着呢，他們能拿多少，你放

心，不要去啦。

王：我非去不可！

萬：算啦，算啦，幾付金鑄子算啥哩，我再給你打四付，五付。

王：不，太可恨啦，我這口氣不得下去。

萬：二娃媽，咱大娃大媳婦不好，饒了他們，給我帶個老面子。

王：不行，我就要去！（又往前撲）

順：（拉王）大嬌子，大嬌子……

王：（拍，打了順一個巴掌）滾開！

順：（怕的躲開）

王：你們都是一路鬼，我自己去！（說着要出門。）

萬：（大生氣，一把把王拉回來。）你太不像樣子啦！

王：（幾乎跌倒，見王生氣，有點害怕。）

順：（扶住王）

萬：把你們幸成闔王爺、皇上爺還不夠數，一定要在玉皇頭上要強哩！由了你們啦，我算啥東西！

王：（哭）好，你們厲害，你們大兒大媳婦都是親的，不敢惹撥，我們是賤種，我……順：大嬌子，不要生氣啦，回屋裏憩一會。（扶王下。）

王：（非常受屈的，連哭帶說，被順扶下。）

萬：（生氣的落坐。）

劉：（氣喘咳嗽，呻吟，掙扎的担一担水東搖西擺的上，走到前台終因支持不住，跌倒在地。）

萬：什麼事？（一撲出門來，踢了劉幾腳。）混蛋！你瘋啦！

劉：（吓的直騰告）老財主我的過！我沒留神絆倒啦。（說着糊哩糊塗用兩手把地下的泥水往桶裏亂攪。）

萬：你這是故意糟踏人，是不是！

劉：（急的作揖）老……老財主，我不敢，我這幾天有病，我這幾天有病。

萬：有病，有病你在家裏睡罷去，我用不起你。

劉：（神經質的恐慌，亂說了一陣）嗯！老財主，我沒有病，我能担水，我能受苦，老……老財主，我沒有病，我能担水，我能受苦，老……（不住的作揖，不住的說。）

萬：滾出去！不要死在我家裏，高順！

順：來啦！（跑上）

萬：給我趕出去！

順：（拉起劉）我看你老不中用啦，去，去！（把劉推出門外）

劉：（昏骨顫顫的下。）

萬：我看老劉不行啦，今年下來，把地抽回來，他把莊稼務不好，打不下糧食，收不下租，你就把他的骨頭拿來，狗都不啃呢！

順：對！

萬：（下）

順：官保！

官保：（萬家長工上）。

順：把桶担拿下去。（順下）

官：（把桶担担下。）

第六場 哭 戲

紅：（納鞋底上唱二六）老爹爹這時候還不同轉，倒叫紅香把心耽；我這裏出門四下觀
看，（出門兩邊盤着叫）（接唱轉回）怕只怕老人家餓倒路邊。

壽：（上）（唱）（二六兩句截）恨姐姐不讓我多吃米飯，糠菜湯喝的人太餓煩煩。

（白）姐姐，我還要喝米湯哩。

紅：壽娃，不敢喝啦，給爹爹留下，爹爹病啦，還要受苦，教他吃好。
壽：再給我喝半碗。

紅：壽娃，不敢不聽話。

壽：不，盞吃糕菜，我餓哩，我就要喝。（說着往下走。）

紅：（拉住壽）你又想挨打啦。

壽：你打！你打！

紅：你太不懂話啦。（把壽打了一下。）

壽：（雙手抓紅，連跳帶哭叫）你把我打死，你把我餓死……

紅：（生氣地把壽用力推倒在地）到那裏哭去。

壽：（跌倒後，坐起大哭大叫）媽！你活來！我餓啦！媽！你活來，我餓啦！……

紅：哎！（在滾白銅器裏把壽抱起）（滾白）叫叫哥一聲壽娃，壽娃，我的兄弟哪……並不是姐姐不給你吃，你吃了爹爹就不得飽，說是你再不要哭，再不要鬧，把姐姐我叫的好不心疼哪，哎（再唱一聯滾白）叫叫一聲娘呵！娘呵！誰叫你不在了，誰叫你早死，丟下我爹爹那樣的老，丟下我兄弟這樣的小，教你女兒怎樣的（拉銀子）養活呢。（接唱）（二六）小兄弟莫要再哭叫，叫的姐姐心發慌，爹爹病了沒好飯，米湯留下讓他喝。（抱過壽）

劉：（顛跛上）（唱）（二六兩句截）一邊走來，一邊想，受苦人活的無下場。（進門）

紅：爹爹回來啦。

劉：（不言不語落坐，長嘆一聲）哎！

紅：（端來一碗飯，碗上放一雙筷子）爹爹，吃飯。

劉：（仍不言語）

紅：爹爹快吃，不要把飯冷了。

劉：（拿起碗筷一看，生氣地把碗使勁放在桌上，登時站起來，眼瞪着紅，唾，）呸！誰教你做米飯！？喂！（逼紅一步）誰叫你做米飯！

紅：（驚呆）爹爹！

劉：誰教你光拿米做飯？（眼眶的很兒，再逼紅一步）

紅：（害怕）爹爹！

劉：（拍，從紅的頭頂打下去）我這麼大的年紀啦，爲了咱們的日月光景過不下去，看人家的眉高眼低，受苦受難，你知道糧食從那裏來的？（慄！）

紅：（哭）

劉：（也哭了）哎？你們都不長良心，這一家人該死？這一家人該死！（落坐，抱頭哭）

紅：哎！（滾白）叫叫叫一聲爹爹呀，我的老爹爹……（哭着走到劉跟前，手托劉肩）女兒見你這幾天病得厲害，是我叫興旺哥哥張家一碗，李家一把，借下這一點米，給你熬下這一點米湯，我連一口都沒吃沒喝，剛才長壽要吃，我沒讓吃，姐妹們吵鬧了一陣，如今你回得家來，又是打，又是罵，教孩兒我不爲難呀！

劉：哎（以手撫紅）（瑣錘子）我的女兒！（唱）（二六）紅香莫哭不要叫，爹爹把你錯打了；怨只怨咱的命不好，爲父心中如火燒。（截）紅香，我娃不要哭了，我心裏急得很，太慢啦，教我娃受屈。

紅：爹爹，我不受屈，你快吃飯。

劉：哎！我吃不下去，我想餵一會。

紅：少吃一點。

劉：吃不下去，我要到後邊躺一躺。（起，走。）
紅：（長嘆一口氣，扶老下，喜隨下。）

第七場 逼 債

萬：（上）（唱）（二六）秋風吹的滿山黃，家家戶戶要收糧；白天算黑夜想，收租討賬要錢糧；我要把銀子攷十窖，我要把糧食堆滿倉；雖然家不是坐皇上，要啥有啥想怎就怎，我覺得倒比皇上強。

順：（上）（唱）（二六兩句截）這鄉完了到那鄉，收利討賬實在忙。（進門）老財主。

萬：你回來啦，賬收的怎麼樣？

順：咱的賬還能讓短下，哭的鬧的我都不饒，有的把地頂下啦，有的把房子頂下啦，胡老三耍賴皮，我把他送到鎮上啦，袁尙義狗日的欠錢不給，可花二百塊大洋問媳婦哩，我硬要，他還想打人，我在鎮上找了兩個人，把狗日的捆起來，打了一頓。

萬：哼！袁尙義不是好東西，有人說他背地裏罵我，從前不該給他揭錢。

順：我見他能受苦，不會騙人，誰知那狗日的那樣壞，啥都不怕。

萬：他把錢給了吧？

順：他不給，由他啦，我硬逼的他把親退啦，錢給咱還啦。

萬：哼！沒錢還想要老婆。

順：還有吳保子，你就是刮了他的骨頭，熬了他的肉也沒辦法，我叫他給咱當長工，慢慢剝除，還有幾家也是這秋後的期限，他們有辦法，遲收幾天也可以。

萬：都要抓緊，不能放鬆，昨天晚上馮鎮長來還帶你大老爺的一封信，上邊派下大批徵糧徵款，秋收一結束，馬上就要下來啦，我看咱們的賬，不管到期不到期，能收的都收，逼死人也不能輕饒，收租子也要抓緊，窮鬼們的租子，不能等到冬天，有的，不能讓他們把糧食拿回去，在場上就給咱們裝回來，這些事你要想算週到，該先搞那家的，再搞那家的……

順：這不用你老人家操心，我有個底兒哩，好，我再到前莊跑一趟。（說着就走出門）

萬：高順。

順：（回來）

萬：你幹什麼哩，為什麼田整寬的媳婦還不來？

順：我給說啦，她不敢來，我再催一下。

萬：一定是你把話沒說好，你說叫她到我家幫幾天忙，你現在連什麼事都辦不了啦。

順：當然我是那樣說的，老財主，這不能怨我，（悄悄地）周二娃家媳婦從咱們這裏回去上吊啦，跟他們隔壁住着哩，因之她不敢來。

萬：哼！什麼東西！你再叫去，她再敢不來，你把她男人給我拉來，就說我要算賬！

順：對。

高：他媽的！哈叭狗也想跳牆啦，你給他敲，不來不行！
順：是！

（二人分兩頭下）

第八場 收租

興：（內叫尖板）（唱）爛肝花做事太強梁，（慌張上）不等收完他搶租糧；卽忙我到
 婁家去，（跑一個圈子，進門呀）二姨夫！紅香！

（劉拄拐杖與紅香、齊上）

興：（接唱）（執）趕快到地裏搶收糧。（很急的說）紅香，你們快把繩子布袋拿上，
 到場裏把糧拿回來，爛肝花把我的糧從場上都搶走啦，快！快！

紅：（拿出幾條爛布袋）

劉：我也去！

興：你有病，你不要去。

劉：管他病不病，能搶多少是多少，快走！（唱）（流水）（興、紅扶劉轉着圈唱）糧
 食就是咱的命，

紅：（接唱）沒有糧食活不成；

興：（接唱）咱們大家齊動手，

劉：（接唱）放大步拼命向前行。（跌倒）

紅：（拉着劉下。）
 森：

張老漢——（年五十以上，貧農，連跑帶喊，拿兩個爛口袋急上，以後簡稱「張」）常有！常有！

常有——（張子，二十幾歲，以後簡稱「常」急上）什麼事？

張：快到場上搶糧走，老財主家就地搶租子呢，快走！

常：狗日的，爛肝花就怕咱窮人死不完哩。

張：不要糊說，快走！（催常）

（二人急下）

（興指一布袋，紅指一爛布袋，劉、森抬一爛布袋，慢步緊張，東張西望的上，剛轉過灣子，被順帶保子和另一長工擋住。）

順：好，你們倒收了個快！

興等：（吓得退後幾步）

順：老劉，你不算一算，你欠多少租子，去年的還沒交完，今年又不做長工，担水擔院才幹了幾天，你還想往家裏搶糧，老財主買下地，單爲養活你，是不是？

劉：高……高掌櫃，你給老財主說。我今年不得了，他老人家要可憐我呢。

順：不行，你年年不得了，誰能教你白種地。（說着把劉抬的，紅的的都奪下來，又奪興抬的）

興：高掌櫃，這是他一家的命，這一布袋你給他留下。

順：你屁股上的屎還沒擦乾淨呢，還替人說話哩，放下！（一把把櫃袋拉下來。）

興：（幾乎拉倒，長出一口氣，抱頭蹲下。）

順：（向二長工）背上走！

長工：（四十幾歲的農民，以後簡稱「長」把劉抬的和紅抬的拿起。）

保子：（三十左右，忠厚農民，以後簡稱「保」抱起興抬的那一布袋。）

劉：（拉住興抬的那一布袋）高掌櫃，你不能，這一布袋要給我留下哩。

順：不行！一顆也不能給你留，你放手！

劉：高掌櫃，今年要照顧我一下呢！

順：把你倒吃了個開（向長、保）抬上走！

劉：（向順跪下連哭帶說）高掌櫃，你開恩！給我要留櫃哩。

順：不行！不行！

劉：高掌櫃，你可憐我一家人，你看我老的老，小的小，（說到此時，轉過頭紅，嚙牙跪）哎！你們也跪下麼！跪下！

紅：（先前只是哭，現在跪下哭）

劉：你看我老的老，小的小，你把糧拿走，我就不得活！

順：管不了！（向保，長）走！

劉：高掌櫃，你不能拿走，你回去給老財主說，他老人家今年教我餓不死，我一家人就
是轉驢過馬，也要報他的大恩哩。

順：不行，看你唧唧嘤嘤，唧唧嘤嘤麻煩不麻煩（揪劉）！去！去！（向保，長）走！你們
站着等啥呢。

保：（轉身要走）

劉：（又抓住保的布袋）你不能攆走！

順：（一掌將劉掀倒）去！（向保，長）走！（轉身被劉拉住）

保：始終對劉表同情，因之寧待不走，此時只得走下。）

劉：（跌倒，爬起抓順）你不能餓死我一家人！

順：滾你的！（將劉又推倒）真是窮骨頭！

劉：（跌倒）

紅：（哭叫劉）

順：（把紅打量了一下，抿嘴點頭微笑下）

（以上順幾次發兒，吓得壽幾次尖叫，紅、興都有表情，紅、興叫劉，把劉架起）

劉：（倒後被紅、興架起，唱腔司慢板一句得二六）眼巴巴全家人吃無燒盡，滿年的辛苦一場空；（扯帶板）我要找老財主問他一問，（掙扎幾番，腿痛難行）兩腿疼痛（殺）難前行。（白）我要找老財主問他一問，滿倉當兵的時候，他說沒辦法時，可以給咱揭借，今天高順狗日的把糧都搶走，我非要一些回來不可。（說着要走）

興：（拉劉）二姨夫，你不行，你走不動，明天叫紅香去！

紅：我不敢去！爛肝花那團王眉臉我怕哩。

劉：你不要怕，你去找他的老婆，我想他再沒良心，也會給咱退回一二斗的。

興：（向紅）你還是去一下好，要來一點，咱們太沒辦法啦！

紅：好！明天我去，爹爹，咱們回。

興：回。

劉：哎！（唱）（二六）窮人一年白受苦，

興：（接唱）無吃無喝斷咽喉；

劉：（向紅）（接唱）全家食用無來路，

紅：（接唱）睜大兩眼淚長流。

（唱時興，紅忽劉轉一圓下，春隨之。）

第九場 求 告

（高、王消閑得意地上）

高：（唱）（二六）每日裏吃飽穿暖閑遊轉，

王：（接唱）到晚間睡下抽洋烟；

高：（接唱）又有錢又有勢，都都好辦，

王：（接唱）安然自在好喜歡；

高：（接唱）皇軍來了把事幹，

王：（接唱）「中央」來了也坐官；

高：（接唱）那怕他天塌海乾石頭爛，

王：（合唱）咱們的銀錢用不完。（留）

（二人落坐，抽紙烟，王是小烟嘴。）

順：（上唱）（二六兩句截）進張家出李家威風八面，我每日手頭裏不缺零錢。（邊

門）老財主起來啦。

萬：這兩天租子收的怎麼樣？

順：窮鬼沒辦法的，差不多都從場上把糧給攆回來啦，今年比那一年都難，哭的叫的盡頭的，要不是我心硬簡直收不起。

萬：慢說窮鬼，就是那些有辦法的也要抓緊，等到徵糧徵款到了，就更不好收了。

順：不怕，我常打算盤着呢，不能叫咱吃虧。

萬：不怕？地裏打下糧啦，租子當然可以搶回來，窮鬼們揭借的錢，更要費力氣收哩。

順：咱們的錢誰也欠不下。

萬：誰也欠不下？像老劉的賬，你還能要下？

順：老財主，我正要給你說哩，老劉的錢有出路啦。

萬：他能有個什麼出路。

順：有辦法，昨天收租子的時候，我看見他女兒紅香出幾啦，好看的很，十八歲的姑娘，又香又嫩，還怕瘦不成錢？

王：我看你是一輩子沒見老婆，把母猪都看成花眼啦。

順：咳，養堆裏長靈子草哩，你不能量說。

萬：紅香我見過，黃毛女子有什麼好。

順：兩年沒見啦，女大十八變哩，女娃子到了十七八都要大大的出變一下哩，真的好，我不虛說。

王：（討厭順）幹你的事去，張家婆好，李家姑娘好，就常在你嘴上記著哩，去！

順：我跟老財主還有點事呢，常有富現在沒現錢，打算把那幾畝水地給咱哩，連老賬舊

新賬一筆鉤銷，沒有經我手的賬，我還弄不清。

萬：好，跟我到後邊撥開賬算一下。

（萬下，順隨之）

紅：（唱）（二六兩句截）只覺得心跳腿又軟，向人求告好為難。（進門，嚮性給）大

嬌子！

王：（看見戲了一眼，邁過頭去）

紅：（哀然地）大嬌子！

王：（沒理）

紅：大嬌子！

王：（厭氣地）說你的話，不要叫噁。

紅：大嬌子，高掌櫃把我們今年種下的紅薯拿走啦。

王：糊說！那是收我們的租子，誰拿你們的錢？

紅：大嬌子，我們老小三口人連一顆糧都沒有啦！

王：沒有錢不是沒有！

紅：大孀子，我們種了一年，吃不上粥的，不能教我們連稀湯都喝不上。

王：哼！你是給我講理來啦，是不是？你喝不上稀的怨誰哩？年青青的說話倒殘殘的，你們還欠租子着哩，都給我送來。

紅：（跪下、壽亦跪下）大孀子！我不會說話，你老人家不要見怪，你看我哥哥替二少爺當兵，老財主說下要給我們揭借哩，我們實在沒辦法，就不給我們退糧食，也整給我們借上幾斗米。

王：說的就像欠下你的一樣，滿倉不替二少爺當兵，人家鎮上也要抓他哩。

紅：大孀子，不管長短你要可憐我們，給老財主說一下，給我們借上幾斗米。

王：不行！不要麻煩啦，去！

紅：（哭）大孀子，我們實在不得了，你們要救命哩！

王：去！我們不是菩薩爺爺救不了命。

紅：大孀子，你老人家要開恩哩，今天不給我借幾斗糧，我不走，大孀子，你要救命

哩！……（擦淚嗚咽。）

王：愛跪你就跪上三天三夜！

萬：（暗上，從這邊把紅看一陣，從那邊把紅看一陣，鬼臉高興地笑着。）

紅：（只管哭）

王：（把萬觀了一眼又一眼）

萬：什麼事？

王：什麼事，總咱把租子收啦，要咱給退還哩。

紅：（向萬）老財主，你要教我們一家人的命哩，我們連一點吃的也沒有啦，就要餓死。

萬：不要哭，怪可憐的，我給你借就是啦。

王：不准給借。

萬：（喜皮笑臉地）給借上一點，看紅香的臉上，紅香，不要跪啦，跪的腿疼哩，起

來。（用手拉紅香）

紅：（驚閃，站起來，躲萬。）

萬：（笑嘻嘻地）看這娃，你還怕我呢，來來來，到後邊我給你盤上滿滿的一斗米。

（說着拉住紅手）

紅：（用力掙開，扭身出門，連氣帶哭的下。）

王：（冷笑）

萬：（趕出門）紅香！紅香！哼！不識抬舉的東西！你給我跑到天上去！（進門）

王：老的連頭髮都白啦，羞不羞？

萬：（低着頭想）

王：我看也不是一朵好花。

萬：噫！你不要說，這娃當真出變啦，我看咱莊裏誰也比不上。

王：噫！好倒好，就是人家看不上你。

萬：看不上，我要是把媳弄不到手，連一天胡都不姓啦，（叫）高順。

順：什麼事？

萬：剛才紅香到這裏借米來啦。

順：怎麼樣，不壞吧？

萬：好，身子也「稍柳」（窈窕的意思）模樣也好看，紅臉蛋小嘴，真是女大十八變，變好啦。

王：把一個窮女子，教你簡直說成王母娘娘啦。

萬：高順，這女娃我滿意，你說媒去。

王：什麼？

順：老財主，你跟我大娘子商量去。

王：這家裏不准進來邪毛外道。

萬：你簡直想不開，這是好事情，一來媳家欠下咱的糧賬啦，咱不要花錢，二來把媳娶過門，好好伺候你，比僱老媽還便宜。

王：辦死我啦！

萬：再說，你常跟我吵鬧，嫌我跟……總之，讓我把媳娶過來，我也就安心啦，再不纏

……真的，二娃媽，我說心裏的話哩，我早就打算辦這麼一件事哩。

王：不行，你對我不好。

高：我教他好好伺候你，你越能享福。

王：說什麼都不行，你敢把媳婆來，一進門我就要砍死她。

高：（鄭重的）你不要什麼事也由性所爲。

王：我就不讓！我就不讓！

高：（生氣）把你那嘴抵住！太不像話，由你噠！高順！這事情幾天內就要給我辦到手，去！

順：老財主，你跟我大矮子商量好。

高：商量什麼，去！就去！

順：老財主，不要搞的……

高：少說話，你是給我姓胡的辦事的，姓胡的叫你幹啥，你就幹啥！去！快去！

順：對，對，我去，我就去！

高：就去！這件事非辦不可，你給我幾天就要辦好，誰也擋不住，那怕死下人。

順：是是是！

高：（把王瞪了一下，氣凶凶地下。）

順：大矮子，這件事非辦不行噠。

王：說屁哩，還不是你惹下的是非。

順：你不要生氣，我給你說，除過老財主說過的那幾件好處，還有好處哩，（鬼頭鬼腦的出門看了一下）要是把紅香娶過門，老財主跟她睡覺去，咱們就方便的多了。

王：（唾順）呸！不要臉！

順：對對對，我不要臉，我不要臉。（無恥面高興的從上場門跑下）

王：（向下場門下）

第十場 說媒

劉：（拄拐棍上）（唱）（二六）紅香出門求人去，但願她能借米回；背地裏不住眼流淚，叫滿倉，兒呀！你在那裏。

紅：（內叫尖板）（唱）爛肝花做事太可惡，（拖壽上，接唱。）欺侮窮人當酒喝；嫌乾眼淚進門去，（進門）

劉：（見紅狀，驚異）紅香，怎麼？他不給借？

紅：（接唱）（截）我本是女孩子該說什麼。

劉：紅香，他一點都不給借！

紅：（有點生氣）借！人家還給你借！

劉：噫？！

紅：我央求人家，跪下禱告，他們不給借就是了，爛肝花不要臉，他……。

劉：他怎麼樣？

紅：他……他欺侮咱們窮人！（哭着下）

劉：噫？（問壽）壽桂，你知道啥事？

壽：（小孩不懂事，很天真的只看到表面。）炮肝花要給咱借一斗米，我姐姐不要，拉我跑回來了。

劉：哪？：咳！（唱）（二六）紅香回來好生氣，想必在那裏受人欺；千悔萬悔我好悔，我不該讓紅香到他家裏。

順：（上）（唱）（二六兩句截）見了老劉要生氣，他若不從我不依。（進門）老劉。

劉：（見順來，怕的溜下）

劉：（陪笑）唉！高掌櫃，你來啦，快坐下。

順：老劉，你真的家裏連一點糧也沒有啦？

劉：咳！好高掌櫃呢，實在連一點糧也沒有啦！老天在上，我五十幾歲的人啦，還說說

虛話！

順：連去年的租子算上，你還短老財主三斗多糧哩，知道不知道？

劉：知道，高掌櫃，我不能糊說，我太沒辦法，老財主要照樣我一下哩。

順：你揭老財主的白洋，我們算了一下，連本帶利已經一百八十幾塊啦！

劉：哪！一百八十幾塊啦？

順：該多少就是多少，不會錯的。

劉：不能吧？前年揭了三十塊，去年才揭了五十元麼？

順：那你說人家老財主給你照樣算哩，是不是？

劉：噫？

順：噫哈哩，你是財神爺，老財主還靠你發財呀！

劉：去年的工錢，老財主連一個也沒有給我，今年我還：

順：不要說啦！這些我們都扣除過啦，你現在淨欠一百八十五元。

劉：噫！這……！

順：你也能看出來，這幾年年頭緊，老財主的租子錢賬都要收回，一點也不能短！

劉：噫！你知道我，我三口人已經餓了半年啦！

順：那你要想辦法，老財主的爲人你知道，他老人家變了臉，神鬼都不饒的。

劉：（抖顫）高掌櫃！你……你看我有啥辦法麼？

順：你看你就有辦法。

劉：噫！好我的高掌櫃哩！我有個啥辦法麼？老財主要是不可憐我，我就不得活，我就是個死！

順：（冷笑）你就常不得活，常要死，我給你說，你不要臉，現在有了新辦法，我給你報喜。

劉：噫！有啥好辦法？

順：（鄭重其事的）真的，這也是你的福氣，你有辦法啦。

劉：啥辦法麼？

順：你要照我的辦法辦，老財主不但不再向你借錢要租，他還能接濟你哩，劉：你說的是什麼？

順：你聽我給你說，老財主把你紅香看上啦，要你紅香給他配個二房妻。

劉：噫！（大驚，大聲的，）

順：（因劉的驚訝，受到刺激，站起稍躲。）噫啥哩？這麼好的事，你還不願意？

劉：這是什麼話！他跟我的歲數一樣，還想要我紅香給他做小，這是什麼話！

順：人家財主家上了年紀，取個二房三房是常有的事，這有什麼奇怪。

劉：不能，不能，我的紅香不能給他做小。

順：要不是老財主看上紅香，你攀都攀不上呢，咱是個窮人家，又不是啥高門第，做小有啥關係。

劉：姓高的，你不要把窮人看得太不值錢了！

順：（大生氣）啥？你說啥？好！你不願意，你叫我姓高的，你有本領，（展出手）拿

來！還錢！交租！我連一天都不等！

劉：噫？！

順：狗肉不上高抬稱，你太不識人抬舉！你當我不知道你是個姓高的！

劉：高掌櫃！高掌櫃！你不要生氣，我一時糊塗，把話說錯啦，並不是我不願意，紅香

有了人家啦。

順：你不要糊說，我知道紅香沒有人家。

劉：高掌櫃！我要是糊說，就叫龍把我抓了！雷把我劈了，我紅香許給安興旺。

順：不管，非把紅香給老財主不可！

劉：高掌櫃！你給老財主說，這事他老人家要開天大的恩哩，高掌櫃，你要替言哩，我給你磕頭，（跪下亂磕頭。）

順：你把頭磕爛也不行，告訴你，你乖乖的把紅香送給老財主，大家都好看，要不然我要把紅香拉的去，還要把你送到鎮上，有的是辦法！

劉：高掌櫃，這怎麼能成，這……！

順：我沒有閒工夫跟你扯蛋，就是這麼一回事啦。你自己想去，（說着就要走，）

劉：（拉順）高掌櫃！

順：去！（推倒劉，氣凶凶下。）

劉：（爬起跪着走的叫）高掌櫃……！

紅：（跑出來哭着拉起劉。）爹爹……！

劉：我的天呀！天呀！怎麼辦！紅香！快叫你大姨跟興旺去！

紅：（急下）

委：（也跟着跑下去。）

劉：壽，你不要去，回來。

壽：（回來站在劉旁，跟着哭！）

劉：我的天呀！天呀！（以手擊桌，）

老：（內叫尖板）不好了不好了，

（興，紅扶老急上。）

興：（接唱）（流水）渾身上下涼水澆；

老：（接唱）一步當做兩步跑，

興：（接唱）（截）見了姨夫問根苗。

（興，紅扶老進門。）

劉：（見老、興捶胸踏脚的。）興旺媽！興旺媽！

興：二姨夫！死也不能答應！那怕跟他拚命！

紅：爹爹！我死也不去！

劉：娃！我沒有答應，我也不讓你去！

老：天呀！這又是一架泰山壓在咱們頭上了，咱們怕頂不起啊！（急的把棍子在地下亂搗。）

興：狗日的們，誰敢搶紅香，我非拿刀子砍死幾個不可！

老：興旺！不敢梁腔武道，事情要慢慢商量哩，天呀！咱們又是大禍！又是大禍！

劉：興旺媽，你說咱怎麼得了？！

老：哎！我知道怎麼得了？！走！咱們兩個給老財主磕頭！禱告！還有啥辦法？！

劉：你大姨，你去，我欠人家的錢着哩，我又實在走不動了！你去了好話多說，苦苦哀

求，祈天祈地！老財主要開恩哩！你快去！

老：對，我去！我給他磕頭！我給他磕頭！哎！孫娃，你拖大姨走。

劉：天呀！我又想起啦，咱們還沒有媒人哩！

老：哎喲！真的！這怎麼辦好！這怎麼辦好！

劉：你快請個媒人，就說咱們奉上就把親事定啦。快去，請好媒人就去，不敢等了！

老：你二姨夫，你說的對，我就去，壽娃，走！

壽：（拖老。）

老：（抖擻着出門，自言自語的。）哎！天呀！天呀！（下）

興：狗日的爛肝花，欺住咱窮人不敢拔他的毛！

劉：好娃哩，低聲點，等你媽回來再商量。來，我不行啦，你扶我到後邊躺一下，哎！

興：（扶架劉起。）

劉：（唱）（二六）興旺不要多言語，等你娘回來問根底；富人家說風就是雨，咱窮人由人不由己。（留）（紅、興扶劉下）

第十一場 請媒

馮見喜——(四十多歲、中農、為人良善而胆小，以後簡稱「馮」)(上)(唱)(二六)聽說又要撥糧款，急得人日夜心不安；一個錢當就兩個用，到頭來還是個不夠吃穿。(愁悶的散步着，)

袁尚義——(三十左右，勇敢好義，是一個健壯的貧農，以後簡稱「尙」)(上)(唱)(二六兩句截)心裏有苦肚裏轉，見了大伯對他言。(進門)馮大伯在家哩。

馮：在哩，你有啥事？

尙：沒啥事，閒轉哩。

馮：你常忙的跟啥一樣，今天怎捨得閒轉哩？

尙：哎！忙啥哩，我啥都不想幹啦，我沒心事受苦啦。

馮：怎麼？你把媳婦子都問下啦，應當高興，越發要好好受苦哩。

尙：哎！你還不知道，我把親事退啦。

馮：爲啥？人家雷家那女子是好娃，你爲啥要退哩？

尙：我灰心處就在這裏，馮大伯，你是親眼見得，我一個人受兩個人的苦，我連午覺都

不離，好容易弄下幾個錢，把雷家的女子給我說成媳婦啦，誰曉得我去年爲真地掘下爛肝花的那一百元，人家給咱算下二百多，非要不行，我和高順狗日的吵了幾架，後來我看不得過去，把親事退啦，錢都給狗日的還啦，要不把這一筆虧心錢還了，你就是把老婆娶到自己家裏，落不住，再拖上一年賬，把老婆賣了還不夠呢。

馮：哎！以後不要跟他們吵鬧，省事些。

尙：我這人一見看不過眼的事，不管是人家的自己的。由不得想鬧，這幾天我心裏越想越恨。自己沒田沒地沒錢，就教財主家壓的運氣都出不上來。

馮：哎！我倒自己還多少有幾畝地哩，還是個過不前去，年頭是一年不如一年啦！

老：（被簪拖上）（唱）（二六兩句截）張家走，李家轉，請個媒人實在難。

壽：大姨，到我馮大伯門上啦。

老：咱們進去（進門）你馮大伯，

馮：噢！與旺媽，快坐下。

老：我鳳不得坐，（悄悄）我有一件要緊事要你幫忙哩，（覺得還有人，裏面的看，）你這裏還有個誰？

尙：老人家是我。

老：噢，尙義，我央請他馮大伯辦點事，你不要給旁人說。

尙：對你老人家，怕啥哩，我不是那號人。

老：對，我不怕你。（又向馮）你馮大伯，與旺跟紅香定親禮，兩家都願意，請你當個媒人。

馮：噢，這是好事麼，他們小兩口從小一塊要大的，如今親上加親，好事情，我給咱當這個媒人。

老：有人要問，你就說這是今年春上說好的。

馮：（覺得話中有話。）噫！這事情還有啥「麻達」（糾葛的意思）哩？

老：哎！你馮大伯，聽我給你說，這親事在滯倉當兵走的時候就說定啦，沒有請媒人，他二姨夫欠老財主的賬着哩，自己沒錢，老財主如今硬逼的要紅香給他做二房妻呢。

馮：噫！老財主已經說出這話啦？

老：說出來啦，要紅香哩，我想見老財主磕頭禱告去哩，因之先把媒人請好。

馮：與旺媽，這媒人我不敢答應啦，你要原諒我，咱惹不起老財主，教人家知道了，我受不了。

老：哎！你馮大伯，我跑了幾家啦，他們都種老財主的地，不敢答應，我能請到的人，只有你一家自己有地，你再不答應，我就請不下媒人啦，你馮大伯，你要可憐我們兩家人呢。

馮：與旺媽。老財主的爲人你曉得，誰敢惹，把我的幾畝好地都轉弄去啦，我都不敢惹。

一句話。你想我還敢攬旁人的事。

老：好你馮大伯哩，這事你再難爲也要答應哩。我再沒路了。

馮：興旺媽，旁的事都行，這事我怎麼也不能答應。

老：你馮大伯，你答應了吧，我給你磕頭。（說着就往下跪。）

馮：（忙攔住老）不敢不敢，我不敢答應。

順：（偷上在門外聽）

尙：（早就忍耐不住啦）馮大伯，你答應了怕啥哩？

馮：哎！咱們惹不起老財主！

尙：馮大伯，你就答應了，你看老人家可憐成個啥樣子啦。

馮：不能不能，惹了人還不頂事！尋的吃虧哩！

尙：（氣憤的）我看你就太啦！樹葉子下來打不爛頭！我就不信爛肝花把你一口割死

咧！

馮：（也氣憤的。）你……你這娃才！年青人說話腰不疼！

尙：（慷慨激昂）啊啲！好厲害的財主，這麼一點事就沒人敢答應啦，我就不信咱們莊

上連一個人也沒有啦。（向老）老人家，你要我不要？

老：只要你願意，那就好麼。

尙：（拍胸）好！我給咱當媒人！

老：尙義，我就到老財主那裏去呢，老財主一定會問你的。在他當面你也要應承哩！

尙：老人家，你放心，那怕省長督軍問我，我也不改話，你去，我就在爛肝花野大門外等着，隨叫隨到，走！我扶你老人家去！（說着就扶老。）

順：（偷險的溜下）

老：哎！你是好人，我忘不了你的恩。

尙：老人家，不敢說這些話，咱們都是好人，爛肝花才是壞人。走！（扶老出門）

馮：（出門送老）與旺媽，你再轉來。

尙：（很鄙視的態度向馮說）你快回去，小心碰見老財主把你怕死着，快回去！

馮：這娃才……（回去，下。）

（尙、壽扶老下。）

第十二場 告 罄

順：（急上）（唱）（二六兩句）好一個胆大貪尚義，窮小子敢把富人欺。（進門）老財主。

萬：（上）什麼事？

順：我調查好瞭，當真沒有媒人，真旺媽的到處才請媒人哩。

萬：（冷笑）哼……！我看誰敢當這個媒人？

順：有，就有。

萬：誰？那一個？

順：袁尚義，狗日的尋的要當媒人瞭。

萬：狗日的，簡直不知道天高地厚，這人不能留瞭。

順：對，把狗日的趕出去，說實在話，我對袁尚義也有點害怕。

萬：（低頭轉着想了一會，自言自語）招搖撞騙，挑撥是非，高順，你到鎮上去，（把

高順拉到身邊，說了一陣耳語）快去！（下）

順：（高興得意的）對，對，對。（跑下）

第十三場 哀求

（尙，壽搖扶老上）

老：（唱）（二六）我心裏刀子割來剪子鉸，兩家的性命連根搖；菩薩娘娘（作揖）多哀告，保佑財主能輕饒。（裁）

尙：老人家，到他們門上啦，你進去，我就在這門上等着。

老：尙義，你千萬不敢走了。

尙：你放心，我不走。

老：唉！（用棍攔路）

壽：（扶老進門）

老：（哀求的哭聲）老財主！老財主！

王：（氣忿忿的上）誰叫你進我們的門，看你那個樣子，隨隨便便就進我們的家，出去！

老：（撲上去，跪倒，抓王衣）你大娘子！

王：（氣的用手把老一推）看你那老烏鴉鬼抓子，動手動腳，（脫着把老抓過的地方拍

拍打打，）給我滾出去！

老：你大婆子，我給你磕頭，你請老財主來，我有事情求告他老人家！

王：保子！保子！

保：（上）

王：給我趕出去！什麼東西！

老：你大婆子，我給你磕頭！你請老……

王：不准她說話，趕出去！

保：（扶老）老人家，你出去！

萬：（上）保子，不要拉，叫她有話就在這裏說。

王：哼！（氣的下）

老：（向萬連磕頭帶說）老財主，紅香和興旺今年春上就說成親事啦，你老人家要開恩哩，我們兩家人轉驢驢馬也要報答你老人家的恩哩！

萬：興旺媽的，你這麼大年紀，還胡說霸道，你也想欺侮我，是不是？

老：哎呀！老天爺在上，我這敢胡說，實在我娃跟興旺說成親事啦，老財主（叩頭）你要開恩哩。

萬：胡說！什麼事我不知道，你們連個媒人都沒有，就說成親事啦！噫？

老：老財主，有哩，袁尚義是媒人，你不信問他。

萬：我清楚，你今天才請的媒人。

尙：（在門外聽到此話，一跳進門。）誰說？今年春上我就把親事說成啦！

萬：半路上出來個夾嘴子，與你啥相干，給我滾！

尙：不行，我是媒人，誰要壞這門親事，我就不讓！

老：（急的）天呀！尙義，不敢鬧，好好說。

萬：（氣的要命）放屁，你是啥東西。

（二人吵鬧時，老、急的作揖禱告，阻止尙。）

尙：老財主，你太不要把窮人不當人！

萬：就把你不當人，你想怎？

尙：你拆散人家的婚姻，做事太惡啦！

萬：（簡直氣的氣喘的說不出話啦，以指指尙斥之）混蛋，你……你想造反，你……你

想欺天……嘿！你……

尙：天上有神哩！問一問，看誰欺天！

萬：（氣的坐在椅子上，喘得很厲害）好，你……！

（順，甲乙帶繩子跑上，順直喘氣，三人進門。）

萬：（氣的）你們才來啦！

順：（給萬鏟背）

甲：（向尙）我當你跑啦，原來在這裏。

乙：我沒犯罪，我爲啥要跑！

甲：你挑撥是非，老財主把你告下了，走！

尙：我不走，我還有話說。

寓：把狗日的拉出去，槍斃了！把狗日的……

尙：我沒犯罪，你把我吃不了！

順：把狗日的捆起來，快拉走！

甲：（把尙連打帶捆。）不准你說話！……

老：（急得向甲叩頭禱告，）老總！不要捆尙義，捆我，不怨尙義，是我幫人家當媒人的！

尙：老人家，不要怕，媒人是我情願當的。

乙：（推尙）走！

尙：走！你們把我殺不了！

（甲，連推帶打把尙推出，下。）

老：（磕頭禱告，）老總！不要難爲尙義，怨我！老財主，你把尙義捆了，你要開恩！教我兩家人的性命！

萬：（大聲斥責）住嘴！不准你說話！

老：老財主，不管怎麼，你要開恩呢！你不開恩就把我兩家人活殺了！

萬：給我滾遠！

老：老財主，我老漢死得可憐，你是知道的，你要可憐寡母幼子，你要開恩！

萬：混蛋，你糊說啥哩？嗯？你老漢死了怨他不想活了；再要糊說，老實告訴你，慢說想要個媳婦，恐怕你連兒都落不住！我說下就能做下！高順！把他家種的地收回來，幾年的欠租都要給我交清，交不清就給我送到鎮上去！

老：慫！

順：對。

萬：窮小子還想要個媳婦！

老：老財主！你饒了我！老財主你饒了我……

萬：（向保）你給我拉出去！

保：（扶老）老人家，走！

順：（把保打了一下）你把他拉出去！（說着一把把拉起，推出門。）

保：（扶老）你快回去！

老：（哭着，說着，被保扶下。）天呀！天呀！我怎麼辦呀！……

萬：（哭着跟下）

萬：狗日的們，都想死啦，把紅香今天就拉過來。

順：跑不了，他們照着哩！

萬：跑不了，你能保住她死不了？

順：對，對，今天就叫她過家。

萬：多去幾個人。

順：對，對，對。（跑下）

（二人分頭下）

第十四場 釋放

（乙、丙、押尙上，尙被背縛着，氣兒兒的，三人走到半場。）

乙：（向丙）你們等一下，上邊有我一個親戚，我問一句話就來啦。

丙：對。

乙：（下）

丙：（把乙看的走遠，尙義。）你這是爲啥嘛，尋的吃虧哩！

尙：爲啥？爛肝花太欺人啦，我看不過眼。

丙：哎！你才是個！人家有錢有勢，你能怎樣？看把自己弄成個啥樣子啦！

尙：不怕，我沒犯法，他把我殺不了。

丙：尙義！（再把周圍看了一下）你還糊塗着哩！人家跟鎮長商量好啦，要把你拉肚丁

哩！

尙：嗯！

丙：看你得過去！

尙：占修，（丙的名字）咱們是好朋友，你不能不管，你把我放了。

丙：好你哩！我把你放了我怎麼辦呀！

尙：好！你們的命貴，我是咱不怕死，漢子做事漢子當，不要你放啦，走！

丙：尙義，這樣，我把你的繩子放鬆，等他下來咱們一塊走，走到前邊那個大驢子，路
 畔下邊不高，你跳下去就跑，曹三驢日的是個胆小鬼，他不放追。

尙：對。

丙：（又把周圍看了一下，把尙的繩子鬆了一陣，）怎麼樣？

尙：行啦！

（內另一人說：「你明天一定要來。」）

乙：（在內一直說出來）對，你一定等着，我一定來，（向丙）咱們走吧！
 丙：走！

（三人下）

第十五場 搶親

（紅、興扶劉上。）

劉：（唱二六）他大姨她在外邊走，我三人爭的加憂愁；過往神靈多保佑，你保佑老財主他心意回頭。

老：（內叫尖板）（唱）老財主說話如同催命鬼，（森扶上）（接唱）他一句話說的我心事灰；回家來勸紅香一人前去，要保我興旺兒（截）無事無非。（進門）

興：興旺媽，你回來啦，怎麼樣？

老：（抖頭的說不出話）囑？……（看衆人）

劉：怎麼樣？你快說？

老：我請袁尙義當媒人，老……老財主把……把人家捆打了一頓，趕走了，這事情我……我看出來啦，紅：紅香：不……不去，連……興：興旺都……都要出事哩。

衆：噫！

老：你……你二姨夫，你……你說怎……怎麼辦呀！

劉：天呀！你……你說我……我能怎麼辦？你……你叫我說啥好！

紅：爹爹，我死也不去！

興：媽，我死也不讓！

老：興旺，你不敢說這話！

紅：（走到老跟前）大姨，我不去！

老：（哭着摸紅）紅香，大姨我也捨不得你，咱在人家手裏活着哩！不由咱。

紅：（連哭帶推）不，我死也不去！

興：我要跟爛肝花拚命！

老：興旺，你要聽媽說，你不要把媽急死！

興：（又哭又急）你就怕死！你就怕死！

老：興娃，興娃，不敢糊塗，媽死了能換你小鋪口到一塊，媽死了也情願！興娃！

劉：再不敢糊塗了，興旺，興旺，（說着哭了）你媽爲你，我們老了，死了也不要緊，

你還小哩！

興：（又是哭，又是生氣）好，你們活着，我們死！我們死！

劉：（又傷心又急，不知說什麼好，坐下發抖）

老：（頓的問）娃！你說啥？

興：你怕死，你活着，我死！我死！（把老推了兩下。）

老：（簡直呆了，一陣說不出話來，然後很激動而且有力的說。）噯！興旺，你……你……

說瞎？興旺！你……你說我怕死？興旺，我今天把十幾年藏在肚子裏的話說了吧！你知道你爸爸是怎樣死的？（發恨）你爸爸也是叫爛肝花害死的！你爸爸叫人家打的躺在床土給我說，皇上坐官的，都是有錢人家的，窮人天生的是受罪的，越鬧越吃虧，他叫我這幾句話記在心裏。你爸爸臨死的時候，他把我叫到跟前，抓住我抖了半天，他說興旺媽！我不得活了！你千萬不能走，你千萬不能死，我苦了一輩子，就落下興旺這一點骨血，你把他抓養成成人，我就是死在陰曹地府，也忘不了你的好處！眼看着他沒有氣了，他還念着興旺媽，你不能走！你不能死！（沉痛的停了一會兒）你爸爸死的時候你才三歲，我張家搞一把米，李家搞一盤飯，稠的給你吃，好的給你吃，多了我也喝兩口，少了我就餓肚子，咱們窮的太沒辦法，我幾次上吊，聽見你哭了，我把繩子解下來，想起你爸爸的話，把你抱起來哭上一夜，你如今這麼大了，你知道媽我受了多少罪，媽的眼睛爲什麼成了這個樣子？興旺！我問你，你媽跟你好活過幾天？！你今天說我怕死，興娃，我問你，媽活着爲誰？

興：（當老說到最後傷心而激動時，起立抓老哀求的望着，）媽！媽！……（最後跪倒老懷前。）

老：哎！（滾白）叫叫叫一聲興旺興旺！直到如今，人家老財主硬要紅香，你若不聽，糊塗起來，人家有錢有勢，把你害了，媽我十幾年的辛苦沒要說起，死後難見你的（拉鍾子）爸爸了！（唱）（二六）興旺年幼你太任性，講出話來刺人心；你爸

爸丟你年紀小，千辛萬苦養成人；幾次想死心不忍，爲留安家一條根；恨只恨財東人家有錢有勢爲官爲宦心太狠，他把窮人不當人；你若不從糊搥扎，滔天大禍就臨門；那時間紅香終究他要娶，你在世上也難存；叫與旺按住胸口心拿定，不敢任性糊亂行；紅香爲娘也不捨，不捨紅香沒奈何；捨了紅香人一個，兩家老小還能活；並不是爲娘想活不願死，娘不能睜大眼，與旺！看着你跳黃河。

興：哎，娘呵！（唱）（二六）（慢慢起立）叫娘不要哭慟慟，孩兒把話說心上；爲娘孩兒不願死，絕斷心肝捨紅香；轉面我把紅香喚，咱兄妹二人太可憐；你爲我吃喝穿戴寒冷飢渴常掛念，我爲你每日受苦日夜不停手脚磨腰腿腿酸；到如今活活分離誰情願，恨只恨世事不平埋怨老天。（繞）（哭）紅香你明白，你看我有啥辦法！

劉：（走到紅香跟前）紅香，你聽我說，你還是去，你還是去！

紅：（大哭）爹爹，我不是人家親生親養，人家不心疼，（推劉）你也不心疼！

劉：（受了很大的刺激，急的落坐）（唱）（滾白）叫叫叫一聲紅香！紅香！並不是爹爹不心疼你，至到如今爲了你與旺哥哥，爲了咱兩家平安無事，非要你離開我們（拉鍾子）不行了。（唱）（二六）紅香莫要太執拗，聽我把話說根由；到如今只有你一人走，兩家四口活命留；憐念你兄弟年紀幼，憐念你姨母表兄寡母幼子無依無靠加憂愁；財主的威風不敢鬥，惹下了他便要錢要地拉人抓人不干休；那時間咱們兩家七死八活誰來救，老的死，紅香！小的也難留。

紅：咳，我好爲難呀！（唱）（二六）老爹爹姨母與旺哥哥一個一個把我勸，大家哭的淚不乾；我有心不聽他們勸，就要給爹爹姨母與旺哥哥惹禍端；我有心聽了他們勸，捨不得爹爹姨母與旺哥哥長壽兄弟全家老少常團圓；炮肝花、行事壞，他是狗狠無心肝；他把我好夫好妻硬拆散，他害我兩家不團圓；我若到了他家院，捨命要報大仇冤；這一去親人們再不能見（拉合場）那：那是爹爹姨母！那……那是與旺哥！咳……（向大家跪下）

（與壽與紅對面跪下，劉，老站着哭顫）

紅：（接唱）（流水）我把心事要明言；今日聽了大家勸，不顧大家多爲難；從此不要把我念，要想相逢難上難；（向與）你全當今生今世咱們沒見面，（向劉，老）全當了孩兒我死在了十八年前。

劉

女兒

我的好女兒！

老：（放聲大哭）啊呀！（合唱合場）叫紅香莫要糊塗算，那……那是我的外甥女那……

紅香

我的紅香妹！

好女兒！

那是外甥女！咳……（接流水）聽我把話說心間，千難萬難要忍耐，大家盼着你常紅香妹！

把家還。

紅：（向興）他們盼我能見面，你盼我回家心不酸；看起來你平日待我全是假，再不娶哥哥妹妹背地裏誇。

興：叫紅香莫要那樣想，我的心中有主張；如今連累無法想，你我頭上有爹娘；百年後爹娘把命喪，那時咱們再商量；你我兄妹往外闖，同生同死逃他鄉；叫妹妹莫死你要活，我等你、十年、八年不變心腸。（截）

（忽聽後邊人聲喊叫，脚步亂響，吓得兩家人聚攏一團，順帶保，長，甲，乙，上）

順：（喊叫着進門）老劉！（其他四人跟着進門，劉等吓得縮做一團）你們是願意紅香乖乖的走呢？還是把你們捆起來送到鎮上吃官司呢？就是這兩條路，說話！

劉：高掌櫃！這事太咧！（過於的意思）我就不信再連幾天都不能等麼？

順：不行！再等幾天，紅香想不開自盡了，你們這一羣乾骨頭合起來都不夠償命的。

劉：高掌櫃，你……

順：沒說的，馬上就走！

劉：紅香？

紅：我不去！

順：（向紅）你才是個傻瓜，跟上老財主吃的好，穿的好，還不如你跟上安興旺爹孃養

子吃糠皮，（拉紅）走！

紅：（把順用力摔開）

順：怎？你還得過去？

興：（撥開擋他的老，劉，猛撲上去，又被老、劉、擋住。）

劉：（哭）紅香，你去！

順：（向其他）拉上走！

乙：（猛上去一把把紅香拉出）走！

紅：（哭叫）

壽：（與紅同時尖叫，哭。）

甲：（以槍指紅）不准叫！

劉

老：（撲上）紅香！

興

甲：（以槍定住劉，老，興）不准動！

壽：（尖叫。）

順：拉着走！（順手拉紅出門）

乙：（以槍逼紅走）

長子：（在後攙起走。）

紅：（連哭帶叫）大姨！爹爹——大姨！爹爹……（被衆推拉下，到後場仍在哭叫着）

甲：（向老等）……（出門連喊帶走）把口給按住！

（最後聽到紅香口被按住，掙扎的叫了一聲。）

興：（順手拿起切菜刀一把，在桌子上用力打一下）狗日的！（向門撲去）

義：（尖叫，怕的跑下）

劉：（驚叫）興旺！（把興旺抱住死不放）……

老：（把興旺拉住死不放）天呀！你不想活啦！……

興：（被劉，老死拖，掙扎不脫，放聲大哭）（唱）（帶板）紅香姝活活的被人拉走，

哭一聲叫一聲刺痛咽喉；爛肝花兒好比強盜禽獸，把窮人當做了豬馬狗牛；頓嚼嚙

恨的人難以忍受，（又向前撲，被劉、老，拉住）

劉：（接唱）叫興旺不敢闔忍在心頭；

老：（接唱）你莫非要爲娘死在你手，（奪刀，最後用牙咬手，脫。）

興：唉，唉，唉，（接唱）爲老娘忍住了血海冤仇。（唱完爬在桌上哭）

老劉：（都哭了）

森：（紅被拉走，滿就抱頭哭了）

（馮、劉萬和，由上場門上、張、常由下場門上。）

馮：（唱）（二六兩句截）哭的哭來喊的喊，

張：（接唱）人人聽了心內酸。

（四人進門）

劉：（哭訴）唉！你們看這是啥世道，咱們窮人活不下去了！

老：（模糊的看看人，哭訴）活活的殺了我們兩家人！

張：咳，有錢有勢的，啥壞事都能做出來，不怕天，不怕地。

常：太不講道理！

馮：我知道這人啥壞事都能幹出來，興旺媽要我當保人哩，並不是我不願意幫忙，我知道不會有好下場的，這裏沒有外人，我有啥敢說啥，有錢的跟坐官的連着啦，咱們窮人只有吃虧，有啥辦法！

張：（走到興旺跟前）不要哭啦，哭也不頂事。

和：（向劉）快把興旺扶回去，不要太着急，想開一點，有啥辦法！

馮：老劉也跟興旺住在一個院子吧！你們把興旺看好，不要讓他出門去，青年人闖下禍

78

還是自己吃虧。

那：對，快回去，不要哭啦！……

（常、要扶與，馮扶老，和扶劉梅壽，與等國人哭着，眾人嘆息着，紛紛着下）

第十六場 斬打

（桌上擺幾件花綢綾衣裳，萬、王、上）

萬：（唱）（二六）紅香生的真好看，越思越想越喜歡；她來了要把綢襖子、荷葉綉布衣衫都改換，我要把綾羅綢緞花花綠綠給她身上穿，好東西一件一件由她選，

王：（接唱）那要你另縫另做另花錢；

萬：（接唱）她來了指東撥西你使喚，

王：（接唱，截）我的心中不耐煩。

（後邊人喊「走！走！」）順：「慢一點！」甲、乙、保、長、順攙紅上，紅口噴手巾，大家進門把紅放在凳上坐下。放在台的左偏處。）

紅：（口裏塞布，兩膊發細，拉上時，由於一路的掙扎，疲倦的聲音嘶力竭了，怒容滿面，但氣喘垂頭了。）

萬：（向甲、乙）教你們辛苦了。

甲：老財主，替你老人家辦這一點事，算啥哩。

乙：好，明天酬謝大家。

乙：老財主，還有什麼事。

萬：沒有事啦。

甲：（向乙）好，咱們走！

乙：（下）

萬：（向子、長）你們也下去。

保：（下）

萬：（向順）怎麼樣？他們爲難沒有？

順：高興是不高興，沒有敢糊「搽塗」。（要麻煩的意思）

萬：哼！（走在紅跟前，一見口被塞，身被捆，把手巾拉出，故意生氣的向順。）你們

簡直是混賬，紅香如今是我的人，你們這麼隨便！

順：是，是，是我的不對，（連忙把紅解開）

萬：下去！

順：是，（下）

萬：（見紅生氣着）紅香，他們欺負你是不對的，你不要見怪，以後你跟上我管保叫你

能享福，你應當高興。

紅：（把頭邁過去，氣的不理。）

（王在一邊眼睛不斷有諷刺萬的表情。）

萬：紅香，你今天應當喜歡，應當笑。（以手拍紅肩。）

紅：（掙脫萬手）

萬：哎，紅香！（唱）（二六）紅香初來還不懂，扭扭捏捏不喜歡；到這裏教你閒遊散，到這裏叫你好吃穿；（拿起一件粉紅綢襖）這一件粉紅綢襖真好看，來來來我給你身上穿；（繞）紅香，你看這一件粉紅綢襖真好看，來來來我給你穿在身上。（說着給紅往身上披。）

紅：（奪過，掙在地下。）

王：（拾起來，故意向萬拍打塵土，表示譏諷。）

萬：哎，（接唱）那一件不好再一件，（順手又取一件花綢襖）這一件綢襖很值錢；你看這大花小花又光又明穿在身上多體面，人人見了都喜歡；（繞）紅香，這一件綢襖子可美的很，你穿在身上，誰看見了都喜歡。（說着又給紅往身上披。）

紅：（奪過，又掙在地下。）

王：（拾起綢襖）呸！天生的賤骨頭，不識抬舉，（向萬）她不敢穿，穿在她身上，就要發燒生病呢！

萬：哎！（接唱）紅香不要太搗蛋，（特別）聽我把話說心間；既到我家由我管，不敢惹人不耐煩；你是我扣股除利花錢買，擺什麼架子變容顏；這一回搗蛋我不怪，來來來我拖你到下邊。（拉紅）

紅：（把高臉猛抓一把。）

高：（大叫一聲，臉被抓破幾道，躲閃一旁。）

王：（吓的尖叫一聲，竄在床後。）

紅：（氣兇兇的準備撲上撕打）

高：（一邊躲，一邊叫）高順！高順！……

順：這是爲啥麼？這是爲啥麼？（連跑帶說上去把紅拖住。）

高：混蛋！這還了得，給我拉到後邊！

順：走！（攙紅）

紅：（抗拒，但因力不足，被順拉着下。）

王：（從桌後跑出來，拿起一件綢衫子，把紅連打帶罵。）你是什麼東西？到我家裏
來啦，不行……

（紅被順拉，被王打，三人下。）

高：（低頭不樂）

順（又上）老財主，不要生氣，她逗小哩，過幾天就好啦。

高：哼！好了便好，不好了就要他的嫩命！

順：老財主，到後邊喝幾杯酒，順一順氣。

（說着用手扶高下。）

第十七場 求情

（馮，張上。）

馮：（唱）（二六）棍款太重傷人命，

張：（接唱）又抓又打來勢兇，

馮：求人說情准不准，

張：要回我娃謝神靈。（截）

（工人進門）

張：高掌櫃，高掌櫃。

順：（上）誰？

馮：高掌櫃，是我們。

順：有啥事？

張：我們要見老財主，有點事求告哩！

順：等一等，我進去看看老財主有工夫沒有？

張：好。

萬：（上）（萬上，順隨之）

張：（陪笑灣腰，恭而敬之。）老財主。

萬：你們有什麼事？

張：沒有什麼重要事，有點小事，請老人家釋疑句話，這一次的賑款重的很，給我派派下一石五，老財主，我實在拿不出來，鎮上催的緊，限我三天，你老人家給鎮長提一下，教我少出一點，期限寬一點。

萬：你自己還有地麼，就連這一點辦法都沒有？

張：好老財主哩！今年這個損那個款，出了好幾十圓咧，條子堆下一塔子，（以手比薄厚）你說我們小貧腿上的瘡，能有多少膿水麼！

萬：（冷笑）

張：老財主，我家裏沒啥吃，還給我派下三斗，把我娃都抓走啦，把錢送了才放人哩，老財主，你說這不是要我們一家人的命嗎！老財主，你給鎮長說一下，我實在沒辦法，老財主……

萬：不要說啦，人家鎮長也是由公不由己，上邊叫他怎樣他就得怎樣，不怨旁的，怨共

產黨搗亂國家，蔣主席要消滅他們，要打仗，不得不向大家要糧，你們還是儘量想辦法，公家不是好惹的。

張馮：（急的）老財主……

馮：（匆忙上，連走帶叫。）老財主，老財主，（進門）你老人家在家哩。

萬：在哩。

馮：（向張、馮）你們做啥哩？

張馮：鎮長，你……

馮：不要說啦，我明白着哩，反正非出不可，再遲幾天要是不出，上邊見怪下來，我也受不了，那時候不要怨我難爲你們。

張：鎮長！……

馮：去，去！說什麼也不行，我跟老財主有事哩，你們快去！

順：去！去！去！

馮：（灰溜溜的長吁短嘆下）

萬：什麼事？

順：縣上來信啦大老爺也捎來個話，這裏要來軍隊，糧款緊得很，我們備置好糧，無論

護家盆子罐子都要搜，大財主教你老人家把貴重東西跟糧食都搬起來，風聲不好。

萬：噫？風聲不好？

鎮：共產黨向咱這裏打來啦。

萬：遠近哩？

鎮：過了黃河啦！

萬：那還不要緊，還遠哩，蔣主席有辦法哩。

鎮：啊！聽說來勢兇的很，縣上都慌啦。

萬：我想不要緊，就說蔣主席不行，還有人家美國哩麼，還能讓他隨便到咱這裏。

鎮：也許不要緊，不過，總要小心哩，這裏要編反共自衛隊，不許老百姓到外邊去，注

意老百姓的行動，但有可疑的都要抓起來，還有……老財主，咱們到後邊去談一談。

萬：好。

（鎮、萬往下走，順亦隨之）

萬：（向順）你不要來，你到保上把徵下的新糧趕快給咱搞回來，把舊糧換出去。

鎮：對，早一點下手，上邊要的緊，快去。

順：對（出門下）

（萬、鎮同下）

第十八場 徵 稿

興：（苦惱失意的，握緊雨傘，顛簸着上。內叫慢板。）喂！（唱）（陰司四句慢板，留。）聽人說紅香妹折磨受難，她每日耄耄口呆糊言；我這裏她那裏不能相見，每日墓只覺得坐臥不安。

（劉、老、壽上，壽扶着劉。）

老：（唱）（二六）叫興旺你不敢出外遊轉。

劉：（接唱）年青人惹下禍大家爲難。

老：興旺，你聽媽說，再不敢外邊去販。

興：媽，我不去。

劉：你這幾天身上不舒服，就在房裏睡著，到院裏做啥呢？

興：（低頭不語）哎！

老：快回！

興：二姨夫，人家說紅香跟爛肝花活不在一起，他們欺負紅香，人家說紅香不對啦，每天耄耄口呆的糊言亂語，二姨夫！咱的心裏不好，大家在一起，說上一陣，哭上一

陣，紅香心裏難過，她祇向誰說，她祇（拉鍾子）她祇向誰哭！（唱）（二六）咱們有苦哭當面，紅香難過對誰言；一人悶在閨羅殿，挨打受氣太可憐。

（甲、乙氣兇兇帶槍拿繩上。進門。）

甲：好，你們兩家住在一塊啦。

劉：老總，啥事？

甲：你還問啥哩，保甲費，還有那幾張捐款條子，你兩家都沒抽哩，這一回繳糧，你們每家一斗五，上邊催的緊，馬上就要！

劉：天呀！我們連吃的都沒有，那裏來的糧麼？！

甲：（學劉的口氣）「我們連吃的都沒有，那裏來的糧麼。」世上的話多哩，你口裏老就是這兩句。

老：老總！實在，我們連吃的都沒有，那裏……

甲：不要說啦，還是那兩句話。不行！有錢有糧拿出來，沒錢沒糧人跟上走！

興：你們在這家裏搜，搜出一點糧都拿走。

甲：放屁！我們不是侍候你們的，（指劉、興）把他們兩個拉上走！

乙：（推劉、興。）走！

劉：老總！我……

甲：沒說的，（推打劉）走！

乙：（推打）走！

老：老總！老總！不要把他們拉走，我們想辦法！我們想辦法！

甲：我問你，啥時候能想下辦法？

老：老總！你再捱兩幾天，我們一定想辦法。

甲：不行，明天把糧送不到，就要你們的命！

老：老總，你開恩，再等幾天！

乙：不行，（推打）拉上走！

老：（跪下拉甲）老總！明天就明天，明天一定給你送來。

甲：告訴你，明天把糧送不到，就對不起！還有你們的保甲費，公麥款，好幾個條子，也再不能等啦，有錢送去，沒錢人去！你們太頑皮啦。（向乙）瞧他們一天，咱們走。

乙（同下）

興：媽，你老糊塗啦，咱們明天拿啥給人家哩？

老：咳，好娃哩，想辦法給麼，把粗糠爛菜破東西變賣了給人家。

興：咳，咱們非餓死不可！

興：興旺，把咱兩家的東西，能賣多少算多少，我們不要緊，你教人家抓走了，多少人

就不得活了，你出去打問一下，看誰家要哩。

老：快打問去。

興：哎！（唱）（二六）滿年辛苦白流汗，一顆糧沒有到口邊；每日裏喝的糕菜飯，微

糧微款沒有完。（繞）（出門）

老：（趕出門來）興旺，你要早回來。

劉：（也出門，齊扶着）對，你要早回來。

興：對。（往下走了幾步又轉回。）二叔夫，你再把紅香看一下。

劉：（哭）哎！人家不讓進門麼，咱有啥辦法哩！

興：哎！（往下走）

劉：你要早回來！

興：噢，（下）

老：哎！（唱）（二六）咱窮人活成什麼樣，（進門）

劉：（也進門）（接唱）咱不如人家的豬馬牛羊。（留）

（三人下）

第十九場 悲 怨

紅：（內叫尖板）（唱）昏昏迷迷如酒醉，（顛顛倒倒望西望的上。身穿淡綠褲粉紅襖，眼睛深陷下去了，頭髮蓬亂，但並不是披頭散髮，有點神經失常了，亮米示的，兩隻眼睛珠子經常無神的瞪着。）我好比籠中鳥網裏的魚；傷心煉肝眼流淚，恨不得生雙翅（換調）滿呀滿天飛；（二倒板）忽然家見爹爹面前站，（繞）（兩眼好像釘着一人，叫着轉半個圈子。）爹爹：哎！（唱）（怪腸子慢板）你為何瞪着眼不語不言；兒受難離叫你不來照管，難道說看着我死在了這邊；老爹爹（轉二六）你要把孩兒憐念，孩兒我日夜淚不乾；這好比閻羅殿，爛肝花好比鬼判官，他害咱少吃沒喝受磨難，他害咱東離西散不團圓；我和他仇人常見面，恨不得吃了他的心肝。（繞）爹爹……你為何瞪不說話？爹爹！你為何瞪不說話？（生氣，叫流水。）哎！（唱）爹爹見我不說話，上前去把他一把抓。（好像那裏有一個人，搶唱着上去要把他一把抓住的樣子，撲了一個空，看着兩手，把握着的兩個拳頭慢慢展開，見什麼也沒有，再看那個地方，向周圍尋。）爹爹！你到那裏去了？爹爹！你到那裏去了？哎！爹爹也走了！（唱）（二六）爹爹胆小他走了！丟下我一人受折

廚：（扯合場）我這裏放大聲把興旺哥哥叫，那：那是興旺哥！我：我的興旺哥！
 咳！……（猛然看見興旺在那邊。）他站在那邊顫慄。……（繞）（悲苦的臉上，帶着笑容。）唉，興旺哥，你也來了，（向前移動而審視，忽然收了笑容。）喂！你爲啥不看我，你見不得我嗎？興旺哥，興旺哥！咳！他也見不得我了！（唱）（二六）你莫要把我不理睬，聽我把傷心話兒（換調）對呀對你言；（變調）你要我不死，我牢牢記心間；人家打，人家罵，又打又罵受可憐；想把仇人殺，殺了命難全；我死不要緊，丟你一人單；你要替我想，看我難不難；我呀！我呀！（換調）實呀可憐！（急緊流水）可憐我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肝腸哭斷有誰見，你爲何把心變不看我來。（繞）興旺哥！你爲什麼不看我來？咳！我想起來了，你不救來，人家有錢有勢，你來了就要吃虧哩，興旺哥，請告菩薩爺玉皇爺，把天兵天將帶下來，把世上欺負咱們的坐官財主老爺殺的完完的，咱們窮人才能活下去。興旺哥，你快去，你快去，咳！你快去！（接唱二六）興旺哥快去請告菩薩爺爺玉皇大帝發來天兵天將救苦難，把那些坐官的財主老爺都殺完；到那時咱們窮人誰也不受欺負多暢快，咱夫妻雙雙能團圓（繞）（好像有一個人立着不動，紅催他走。）興旺哥！你快去！……

王：（手拿鞭子上）（唱）（二六兩句截）恨紅香每日裏又嘆又叫，氣得我一陣陣渾身發燒。（見紅香在那裏自言自語，突然大聲斥責。）你幹啥哩？！

紅：（吓的尖叫一聲，轉身看見王要摔。）

王：（叫紅香到她跟前來）你到這裏來！

紅：（怕的不敢去。）

王：你到這裏來！

紅：（仍不敢去。）

王：（惡狠狠的上去把紅用力拉到跟前）

紅：（又尖叫一聲，站在王跟前瞪着眼發抖。）

王：你給我跪下！

紅：（不敢動。）

王：你給我跪下！

紅：（仍不敢動。）

王：（用鞭子連打帶說）你給我跪下！

紅：（躲閃一下）

王：（左手抓紅，用鞭打紅，打了一個圈子。）

紅：（咬牙瞪眼，怒髮衝冠的樣子，兩手用力把王抓住。）

王：（吓得骨軟了，動也不敢動。）

紅：（把王拉倒在地，亂咬亂打。）

王：（被紅打的直嚷直叫）救命！救命！

萬：（跑上）狗日的簡直吃人呀！（一把把紅拉倒，連打帶踢，口裏亂罵。）

王：（在一旁喊叫）

順：（連說帶跑上）什麼事！什麼事！

萬：把賊日的給我捆起來！

順：（尋繩子捆紅）

紅：（咬着下唇，露出牙齒，因用力過度，再加被萬踢打受傷，所以連頭氣喘，無力再

掙扎。）

萬：（向順）拉下去鎖在冷房子裏！

順：（推打紅）走！……

紅：快！天兵天將！你們快來……（喊着被順推打下）

王：（仍在呻喚）

萬：（拉王）你才是個「老嫗」（不中用的意思）常想打人哩，人家打你，你就沒辦法

啦。

王：（哭着說）你還說屁哩，無故請來個母老虎，欺負我，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萬：不說啦，不說啦，到後邊躺一躺。（拉王下。）

王：（一直呻喚着哭着被萬拉下。）

第二十場 閒話

萬和——（四十八歲，貧苦農民，拿汗烟袋，愁悶上。）（唱）（二六）世事的不像樣，直逼的鳥飛狗上牆；萬般爲難苦心上，來到了廟門晒太陽。（留）（蹲下裝汗烟。）

張：（上唱二六兩句截）聽說人家鬧解放，但不知何日到這鄉。（看見和）你也出來晒太陽。

和：哎！家裏老的哭哩，小的叫哩，我一會都待不住。

張：哎！這年頭誰家家裏都難爲。

和：你娃弄回來了沒有？

張：哎！逼得我把地方都賣啦，總算把娃弄回來啦。

和：哎！人回來就好。

張：萬和，（剛要開口又閉住嘴，向周圍看了一下。）萬和，我常有送錢糧，在路上海人傳說，共產黨解放軍離開咱這裏不遠啦，聽說人家對老百姓好。

和：哎！好不好，誰知道哩，日本投降的時候，都說「中央」來了好，好日子，跟日

本鬼子是一個娘養的，壞透啦！

常：（上）

張：唉！聽說：（覺得有人來，轉過見是常又說下去。）聽說共產黨解放軍來了，老百姓就能翻身。

常：（年青人忍耐不住，高聲喊大嗓子喊開腔）劉二叔，你還不知道哩，人家說共產黨解放軍走到處貼一張叫個？（想了一陣）叫個啥「土地暗大綱」。惡霸地主的銀錢土地都要給咱窮人分哩，劉二叔，快啦，快啦，雖咱這裏不遠啦，世事就變哩，狗日的們欺負不成咱窮人啦！

甲：（手提短槍，一撲跑出來，以槍釘住常。）你說啥？噫！你說啥？！

常：（吓的顫）我：我沒說啥。

張：老：老總！他：他沒說啥！

甲：我都聽見啦，（向常）你是不是跟共產黨有來往？

常：我：我不懂啥共產黨！

張：老：老總，他：他啥都不懂。（說着上去把常打了一下）你連日的啥都不懂，糊說亂道，還不給我滾回去！

常：（轉身要走）

甲：（一把將常抓回）你往那裏走！！

常：回家哩麼。

甲：你還想回家，走！跟我們到鎮上去！

張：老總！他年青不懂啥事，你饒了他。

甲：不行，到鎮上再說。（拉常）走！

常：（墜着不走）

甲：你還糊「擰瓷」呢，告訴你，上邊有命令，誰跟共產黨往來，一看見就槍打呢！你不想活啦，走不走？（推常，以槍逼之）走！

常：（盯着槍，被迫倒往下走。）

張：（上去拉甲）老總你……

甲：（用力推張一掌）去！

張：（幾乎跌倒）

（甲拉常下。）

張：（失了知覺似的，喊着追甲下）老總，不能……

和：（向前，張下處看了一會）哎！這是啥世道麼！（嘆息着下。）

第二十一場 回鄉

（武工隊長與尙各握短槍一枝，摸著上，走到中台。）

尙：（細細向前看了一陣）隊長，前邊有燈的地方，就是我們的莊子，你回去，我就進莊去啦。

武：（三十幾歲，半武裝，簡稱「武」。）尙義，你要小心哩。

尙：隊長，你放心，我離家才兩三個月，莊子裏啥都清楚著呢，窮人可憐人多的很，他們會保護我的。

武：你記著，只有土豪惡霸做壞事欺負老百姓的人，是我們的敵人，正經人，不欺負老百姓的人，都是咱們自己人，都要聯絡，祕密最要緊，大家要準備好，時機一到就動手。

尙：保險著呢，這裏的人要是明白了咱們共產黨，端保跟刮大風一樣，一下就起來了。武：你告訴他們，共產黨解放軍一定要來的，咱們武工隊一定幫助他們。只要大家齊心幹，一定會勝利。

尙：隊長，我不是說大話，這裏的窮人都肯聽我的話，端保要成功。

武：好，那我就走啦，（握手）祝你成功！
（二人分兩頭下）



第二十二場 勸子

老：（叫着，冒上。）興旺！興旺！哎！（唱）（二六）興旺又到外邊去，常常叫我抱心急；摸着牆兒出門去，（繞）（摸着門出呀。）興旺！興旺！哎！（連唱帶往回走）祈神靈保佑他（作揖）平安回。（留）

興：（上，有點愉快。）（唱）（二六）聽人說共產黨發來大兵就來到，受難人一個一個盼着等的好心焦；老娘知道她會笑，窮人如今有救了。（截）（進門）媽！一個好娃哩，你常出去做啥哩，你能把我急死！

興：媽！再不要急啦，世事要變哩。

老：你糊說啥哩。

興：媽！你不知道，人家說共產黨解放軍，離咱這裏不遠啦，人家說共產黨來了，窮人就有辦法，窮人就能解放哩。媽！我到外邊就是打問他們什麼時候才來呢。

老：好娃哩，悄悄的，再不敢亂說，你年輕呢，啥都不懂，聽媽說，你爸爸的話我記着哩，他說自古以來，朝廷皇上坐官的，領兵的，都是人家有錢人的，沒有咱窮人的，遠了咱說不上來，媽快六十的人啦，光緒宣統皇上變成民國年，民國年裏換了

多少帶兵的，都一樣，這幾年你也能記得了，日本鬼子來了，有錢的還是有錢的，欺負的還是咱窮人，日本鬼子走了，「中央」軍來了，總想要好一點，你看坐官的還是那些人，窮人越發苦啦，娃呀！上下幾千年，不曉得換了多少朝代，窮人隨時候都是可憐的，窮人坐不了皇上，世事永不會變，興旺！不要聽旁人亂說，乖乖的在家裏住着，再不敢亂跑惹禍了！（唱）（二六）我年老來你年小，世上的事情我知曉；上下總有千萬代，代代富人站的高；你看那日本走了「中央」到，咱們越發受煎熬；這家的軍隊走了那家到，張家換個李家更是糟；叫興旺不敢多跑家中坐，你小心惹下禍根苗。

興：（開初還有點愉快，讓老一席話說的低頭蹲下了。）

興：（內叫尖板）（唱）爛肝花不讓我父女相見，（上，齊扶着）聽人說紅香兒……

難受可憐；擦乾眼淚（擦淚）回家轉，（進門）

興：（站起）二姨夫，你看見紅香沒有？

老：你二姨夫，他們讓見不讓見？

興：二姨夫，你看見紅香沒有？

興：（急的一陣說不出來）（接唱）爛肝花不讓我（親）到……到他的門邊。（幾個人難

受的低頭擦淚。）

興：（左右注意着上）（唱）（二六兩句裁）今天我托老劉擋，要到他家表心腸。（左

右看了一下，進門。）老劉。

劉：噢，保子，快坐！

老：快坐下。

興：（沒有理）

保：你走了以後，我心裏很難過，可不是我要攔你，爛肝花教我攔你的。

劉：保子，你不要多心，我明白。

保：咱們都是窮人，窮人知道窮人的可憐，我在爛肝花家裏，挨打受氣，連人家的狗都不如。（簡直要哭）

劉：哎！怨咱沒錢沒地，靠人家活，由人家欺負哩。

保：老劉，爛肝花這幾天心慌着呢，把一百多石糧都窖藏，狗日的白天晚上偷偷摸摸不曉得幹啥哩，一定是藏金子，銀子哩，我聽鏡長給他說共產黨來了，就讓窮人分土地分東西哩，我現在白天晚上睡不着，立盼共產黨來哩。

興：媽，你聽，人人都說共產黨好，你就不信。

老：哎！耳聽是虛，眼見是實。

興：保子哥，我們兩個月沒見紅香，她如今成了個樣啥子啦？

保：哎！紅香可憐的很，每天瘋言瘋語，不曉得挨了多少打，如今他們把她一個人鎖在冷房子裏，爛肝花給老婆連飯都不給吃，紅香受餓着哩，見啥吃啥，人簡直不像樣。

子噠，我看……。

興：（抓住保子，非常緊張的。）保子哥，紅香是不是不得活了！

保：噫！

劉：（走上）紅香吃的不好就是噠，不要緊。

保：興旺你不要太着急，紅香不要緊，（抬頭看）天黑啦，我要走哩，你們在。（很快的下去了。）

興：紅香伯不得活了！

劉：你不要太着急，紅香不要緊。

興：（跳上去抓興）興旺哥！你把爛肝花殺了，把我姐姐引回來。我要姐姐呢！我要姐姐呢！

興：（大聲）啊！（唱）（帶板）一句話說的人心肝痛，紅香妹受難冷房中；今夜曉我要把飯送，（順手把桌上的三個窩窩頭放在一塊破布裏，拿在手中。）兄妹們見一面，（截）死也甘心。（往外走）

老：（拉興）你到那裏去！

興：我看紅香去！

老：天呀，你瘋啦，萬萬使不得！

興：媽！（哭）紅香快餓死啦，再不去就見不上紅香啦！

老：好我的娃哩，你去了還不是見不上，你想送命啦！

興：媽！我到半夜跳過他們的牆，給紅香送上點吃的就回來啦。

老：嗯！

劉：興旺，萬萬使不得！爛肝花正想跟你尋事哩，教他們把你抓住，你還能活！萬萬使

不得！萬萬使不得！

興：不，我要去，（往出街）

劉：（老拉劉推）天呀！不敢，萬萬使不得，快回，快回……（硬將興拉下。）

齊：（隨下）

第二十三場 送 食

（舞台左上角，應用一塊畫爲石床色的布，搭在一個方桌上，作爲石桌。）

順：（鬼頭鬼腦上）（唱）（二六）紅香生來骨頭賤，有福不享討人嫌；我有必到她房中等方便，又怕她高聲大喊惹禍端，惹禍端。（繞）（向入場門處偷偷摸摸的聽裏邊的動靜。）

王：（當順快唱完時，已悄悄的上來啦，蹣手蹣足的走到順後，猛一抱。）

順：（吓的大叫，急轉身。）誰？

王：（把順口一接）你叫啥哩！

順：啊！你把我「險火」！（幾乎的意思）吓死。

王：我問你，半夜三更，在這裏鬼鬼溜溜做啥呢？

順：紅香一天亂說亂道的，我聽她說啥哩。

王：瞎！你當我還不曉得你叫鬼心眼，昨天晚上我就看見你轉了好一陣才回去。

順：你就把我固的死死兒的。

王：回去！我不准你糊塗！

順：你快回去，小心老財主出來了！

王：你先回去！

順：對，我回去。（往下走了幾步，又後照）

王：去！

順：（下）

王：（也走到那裏，翹着耳朵聽。）

紅：（在內）菩薩爺！玉皇爺！快發天兵天將，把他們殺完，（更大聲的）把他們殺

完！

王：（吓的一溜煙跑回去了。）

興：（腰緊帶子，背後插一把斧頭，手裏提破布包，黑摸著上，怕前顧後的摸著牆，估量牆的高低，覺得太高，有點着急，把破布包打開，把所包的三個窩頭裝在懷裏，破布包裝在懷裏，摸到門上，慢慢推門，推響了一下，吓的把斧頭握在手裏，縮做一團，停了一會，又把斧頭插在身後，想了一下，決定從後牆跳進。）

（預先在桌上放一長凳，用一袋爲牆色牆形的單子，搭在桌凳上，或搭在做好的架子上，至少要寬三尺，高四五尺，作爲假牆。）

興：（摸到假牆後，不見人了，一會從假牆上上來了，神氣非常緊張，筋肉抖顫，打算慢慢滑下來，不料上邊手一鬆，「不咚」掉下去了！）

萬：（在內大喊）什麼地方響啦！有賊娃子啦！高順！保子！快出院子看一下，咱們院子進來賊啦。

真：（吓的把斧子握在手中，躲在這裏也不好，躲在那裏也不好，見有人出來了，只好伏在石桌那邊。）

（此時把假牆取滑了，萬、順由上場門上，子由下場門上，都有點害怕的怯步不前。）

萬：（左手拿一盞很講究的大燭燈，如果搞不到這樣的燈，只好以洋燈代之，右手握一支短槍上。順在後，怕的不敢向前，萬把順連罵帶踢，一脚踢到前邊。）你就是怕死鬼轉的。

順：（披衣赤腳，拖兩隻鞋，被萬踢到前邊，又怕的縮回了一下。）

（萬，順都在出場門處，站住不敢向前。）

保：（披衣赤腳，手拿一根粗木棍，也多少有點害怕的慢慢往前張望搜尋，繞過石桌前邊，快碰着興了，轉過身。）沒有嗎？

萬：糊說，我聽得真真的，好像從牆上跳進來人啦，你就在那裏仔細看一下。

保：（轉過身觸着興了，吓的大叫一聲）噫！

萬：（也吓的叫了一聲）噫！

賴：我的媽呀！（轉身把萬碰倒了）

（兩個人都倒了，燈也滅了。）

萬：（連罵帶摸燈）你嚇日的是鬼子孫，快尋燈，快尋燈！……

保：（大叫一聲後，舉起粗木棍就往下打，被興架住。）

興：（口放在子耳朶邊低聲說）保子哥！是我！

保：（點了一下頭，又把興頭按下去。）

萬：（把燈拿起來，向子問。）什麼？什麼？

順：（躲在萬後邊）保：保子，你：你快說！

保：什麼也不是，石桌把我碰了一下。

萬：一定有人跳進院啦，你們等一下，我回去點燈去。（轉身）

順：（也隨萬往下走）

萬：（把順踢了一腳）你不要跟我來，就在這裏站着！（下）

（此時子刁空向興耳語，興點頭。）

順：（不敢回去了，稍微往前走了幾步）保：保子，你：到我：我跟前來，我：我怕的很。

保：你不敢動！

順：你：你不來，我……我就來啦，（又往前走。）

保：（故意作驚狀）聽！

順：媽呀！（又抱頭退回去。）

萬：什麼？看見什麼啦？

保：我聽見大門外有人跑哩。

萬：你們快出去追！快追！

順：（吓的不敢動）

保：（把興一拉，走到門跟前，把門一開，先推興出去。）

興：（顫着，被推出門，把斧頭也掉下了，還不知道，放腿跑下。）

保：（出門喊）跑了，跑了！

順：（隨着出門，按保口）你不要叫，聽他往那裏跑哩？

（此時還聽見有跑步聲。）

萬：（把燈點着噫，握槍走出門。）向那裏跑啦？

順：向西邊跑啦。

萬：（咬牙，低頭沉思）哼！這一定是安興旺狗日的。

順：噫，差不多。

保：不是吧，興旺不會偷人。

萬：哼！不是偷東西，這小子心事還不倒！回！明天再說。

（三人往回轉）

順：（被斧絆了一下）什麼？（順手拾起一把斧，一看。）啊！老財主，你真是清神仙，你看，這是安興旺家的斧子。

保：誰家也有個斧子哩，你怎認得那是安興旺家的斧子？

順：哼！我到誰家裏收租子討賬，常留神切菜刀子，砍柴斧子着呢，逼着要的時候，就怕窮鬼下手我哩，這一把斧子不是安興旺家的，把我的頭割了。

寓：（咬牙切齒）哼！我明白啦，保子！你先回去。

保：（稍猶豫而不動）

寓：去！

保：（進門表示糟糕啦，下。）

寓：（向順）與旺狗日的想刺殺我啦，你把這事看開沒有？

順：嗯！對着哩。

寓：呵！（二人進門）

寓：你把門關了。

順：（把門關了。）

寓：你把我的東西跟銀子，包上一個包子，明天悄悄偷偷的放在與旺家草堆裏邊，然後請鎮長來，就說咱把幾十個元寶沒啦。我看安興旺狗日的還能活幾天。

順：老財主真是好計謀，管保他小子不得活。

齊：來，跟我到後邊把賄都搞好。
(二人下)

第二十四場 罵神

老：（內叫尖板）（唱）興旺今天不得了！（手拿一笏，內有土，還拿點着的香三柱及黃表三張，慌張上，叫了幾聲。）興旺，興旺！哎！（接唱）吓的人渾身如水澆。
急忙我把他二姨夫叫，（叫）你二姨夫！你二姨夫！

劉：（披衣，慌張上）什麼事！

老：（接唱）（截）興旺今晚闖禍了！（白）你快出去看一下，興旺出去了！

劉：呸！天呀！這不得了，他一定到爛肝花家裏去了！

老：你快去！快去看一下！

劉：好，我穿好就去，哎！（下）

老：（把盃放在桌上，把三柱香插好，點着黃表，跪下祝禱）菩薩爺，關老爺，過往各位神靈，保佑我興旺平安回家，我給各位神靈領豬領羊！（不斷的禱告以上這幾句話，不斷的叩頭。）

劉：（柱拐棍急急忙忙上，出門剛轉彎）

興：（慌張跑上，碰倒劉）

劉：（跌倒驚喊）誰！誰！

興：（就像瘋子一樣，氣喘聲嘶，臉紅汗流的，吓的向後退）是……是我！

劉：（爬起）喂！興旺！你把人吓死啦，快回！（拉興進門）

老：（仍在叩頭禱告）

劉：你大娘，娃回來啦。

老：（起立撲尋）興旺，興旺。

興：（氣喘着有點支持不住的樣子。）

老：（抓着興）好我的娃哩！你急死我了，再不敢出去！你到那裏去來？

興：保……保子把我放……放回來的。

老：啊！這就全給神靈保佑哩，（說着往點香處下跪叩頭。）

興：屁！神靈保佑！

老：（正嚴厲色的）興旺！你說啥！你太不聽話啦，快給神叩頭！快！

興：神靈，神靈！你一天就是個破神，有啥用，雞肝花款負了多少人，害死多少人，爲什麼神不管呢？咱們養靈子沒做一點壞事，靈靈子受難受難，神靈，神靈，屁！

劉：興旺！不敢胡說八道！

老：興旺！你敢罵神，嘿！你造孽！（拉興）你快給神叩下頭！

興：（氣的一把上去拿起土盔，向土盔抖擻着，很緊張的說。）我看你就偏向有錢的欺

貧窮人，我們年年奉敬你，一年不如一年，你……你……

劉：興旺！興旺！……

興：你……你是瞎東西！（用力將土鏟葬在地下。）

老：（急的要命）天呀！這了得！（摸着興旺連打帶罵）你造孽！你看咱們這不夠苦，

你不想活啦！你要死呀……（一直打罵）

劉：（上去拖老）你大姨，不敢打娃啦！

老：（還只管打罵）

興：（咬着牙，氣兒兒的不言不語不動。）

劉：（硬把老架住）你大姨！不敢打娃啦，娃頭燒得厲害，快教娃回去輸一下。

老：（摸興頭）興旺，興旺！（哭）天呀！娃不對了，興旺！媽不打你了，快說

話！（大哭）興旺！媽打你打的不對，快說話！興旺！快說話！快說話！天呀！娃

不對了！興旺！你快給媽說話……

劉：你大姨，不要吵啦，娃是着了急啦，一口氣憋住啦，快把娃扶到後邊蓋的暖暖的，

一會就會好的。

（二人扶興下）

老：咳！我該死，不該打娃！……

（三人齊下）

第二十五場 陸 害

萬：（上唱二六）萬順去把錢長見，日落西山不見還；這幾天人心有改變，風風雨雨到處傳；白天晚上不睡覺，金銀財物地裏埋；過往神靈多保佑，保佑那共產黨不取到來。（留）

順：（上唱二六兩句截）風聲不好人心亂，見了財主對他言。（進門）

萬：你怎天黑啦才回來？錢長哩？

順：風聲不好，錢長白天到縣上去啦，一會就來啦。

萬：又聽到些啥啦？

順：人心都慌啦，聽說四下裏都有共產黨啦。

萬：嘿！四下就都有共產黨啦？

順：是的，錢長就來啦，他說有要緊話要給你說哩。

萬：（着急的）我就不明白，蔣主席是個做啥的，放開手叫共產黨到處亂埋。

錢：（上帶甲、丙、連叫帶進門）老財主！老財主！

萬：有啥事？

錢：大少爺指話，叫你快把東西藏好，一有風聲，說跑就跑。

萬：東西我都藏的差不多了，不曉得該往那裏跑？

錢：如今誰也拿不了主意，這裏也說來了共產黨啦！那裏也說來了共產黨啦！不曉得來了多少共產黨！

萬：我看還是先跑到城裏再說。

錢：大少爺叫你老人家先不要亂跑，等他的信着，如今亂的很，鄉裏有錢的往城裏跑，城裏有錢的往鄉裏跑，不曉得怎麼才好？

萬：錢長你要留神，小心窮小子們起來造反。

錢：就是的，聽說袁尙義參加了武工隊，就在咱們周圍活動哩，咱們這裏的窮小子也不對哩。

萬：聽你要動手殺幾個人，這還了得！

錢：已經佈置好啦，今天晚上就要抓幾個人不做個樣子，他們不知道咱們的厲害。

萬：安與旺驢日的，昨天晚上把我偷藏，這些人如今都不能留啦，早一點除滅了，袁尙義一定勾結這些人。

錢：（拿出真的斧頭）看！這是安與旺昨天晚上丟下的斧子。（又放在桌上）

萬：我挖幾十個元寶不見啦，把驢日的偷我弄死。

錢：抓！馬上就抓，窮小子們都想造反啦，上邊的命令，風聲緊了，要把驢日的們都打

死，（向甲、丙）走！

高：（獨，快走！（鎮甲、丙下）

高：你也去，（向順）

順：對，（往下走）

高：（拿起斧子）高順、高順！

順：（轉回）

高：（把斧子交順）把斧子拿上繼續去。

順：（接過斧）高（下）

高：（下）

第二十六場 勒 繩

興：（愉快的上唱二六）這才將我到前莊轉，窮人個個笑顏開；尙義對我講一遍，不由叫人喜心開。（戴）（進門，關門，高興的唱）媽！二叔夫。

老：（上）咳！興旺，你把我急死了，天黑啦，你又出去幹啥哩？

劉：（也上）

興：媽、二叔夫，我看見袁尙義啦。

老：哩！尙義回來啦？

興：這話不敢對人說，尙義早就跑出去啦，遇見共產黨，解放軍，共產黨解放軍到了那裏，那裏的窮人就能翻身，他們給窮人散糧，分惡霸地主的土地財物。尙義說毛主席是共產黨的領袖，也是咱老百姓的領袖，處處給咱窮人想辦法。毛主席，共產黨有幾百萬兵哩，把蒋介石打的沒辦法了。媽，咱們窮人有毛主席哩，咱也不怕啦，共產黨就來啦，咱們窮人要翻身哩。

老：照你說毛主席就是咱窮人的皇上，對不對？

興：媽，尙義說，毛主席叫咱們窮人大家坐皇上哩。世事要由咱們窮人管，欺負窮人的壞蛋，都要打倒哩。共產黨解放軍都是咱窮人的。給窮人辦事，聽窮人的話，尙義說毛主席做事都是順着咱們窮人心上來的。

劉：世事真的能由咱窮人辦，窮人能分到土地，窮人就能好活。興旺，你沒聽尙義說，共產黨啥時候來呢？

興：聽說隨咱們這裏不遠了，四下裏都有哩。

劉：咳！他們趕快來吧，來了替咱們把仇人殺了，給咱想辦法。

（此時錢帶甲暗上，在門外偷聽。）

興：二姨夫、尙義說窮人要翻身，全靠窮人自己起來。共產黨解放軍在一起打蔣介石，打惡霸地主，人家有些村莊，窮人都起來啦。分土地，分糧食，媽，你們不要給旁人說，咱們這裏窮人也有了圈地，我也報名參加哩，尙義在咱（想）武……武，尙義在武工隊裏幹着哩。有槍有炮，說好跟咱們這裏的窮人合在一起，打土豪壞蛋，抓惡霸老財，歡迎解放軍，媽，爛肝花快不得活啦，多少窮人給他狗日的咬牙哩。

老：興旺，咱先不敢鬧，等着看。

興：媽！世上一百個人裏邊，窮人就佔八九十個，要是咱們窮人齊心幹，咱們最厲害。老：好娃哩，你先不要忙，你不要在頭裏「揆」，等一等看世事到底變個啥樣子。

興：媽，你就是個怕，如今咱們有毛主席、共產黨、解放軍，有兵有將，還怕啥哩。

若：咳，真的是那樣，簡直是老天睜眼啦，咱們還是等着看一下。

興：（很堅定的口氣）媽！再不能等啦，我要跟大家一齊幹！

甲：（打門）開門！

老興：（吓的縮在一起，嚇吓的緩在劉屁股後邊）

興：誰！

甲：快開門！

劉：什麼事？

甲：（用力搗門）再不開門就開槍啦！

興：（顫着開了門）

（甲、鎗進門，甲拿槍盯興，興等吓的顫抖，害怕把頭鑽到劉衣服裏。）

鎗：安興旺，你加入咱農團啦，是不是？

老劉：（吓的）嗯！

興：鎗長，啥叫農團？我不知道。

鎗：哼！不要裝蒜啦！安興旺，你想活的話把你們團裏的人都說出來，說不出來我非把你活埋了不可！

老：（頭抖的簡直說不成了）老：老總！我：我娃不曉得啥……啥……農團。

劉：鎮長，他一天連門都出不去。

鎮：不准你們說話！安興旺，咱們一鄉一道，你能把團裏的人都說出來，有好處，我招護你，你給我說還有誰？袁尙義在那裏？

興：我啥都不曉得，你教我說啥哩。

鎮：哼！你家的斧子拿出來我看一下。

老：（吃驚不語）

鎮：快給我拿來！

興：我家裏窮的就沒斧子。

鎮：你放屁！你的斧子在老財主家裏呢！

順：（跑上）鎮長，鎮長（進門把斧子交鎮）這是安興旺家的斧子。

老：哼！

鎮：（接過斧子）現在安興旺是農團的人，兩案並一案都要辦，你先回去。

順：哼！窮小子還想造反哩！我看你是活的不耐煩啦。（出門）

鎮：安興旺，你把眼睜大，看這是誰的斧子？

劉：喂！

老：斧子（轉身下去摸斧子）

吳：媽（拉住老）

鎮：你啥壞事都幹，做賊偷人，現在你聽我說，只要你把團裏的人都說出來，你就大大有功，再不要愁沒吃的，沒穿的。

吳：我啥都不知道。

鎮：安興旺，你事到臨頭還糊支理對啥哩，你當真不想活噠，是不是？

乙：（連叫帶跑進門）鎮長，鎮長（喘氣）

鎮：啥事？

乙：你……你到外邊來，我……我給你說。

鎮：（向甲）訂好！（出門）

乙：（隨鎮長出門，向周圍看了一下，低聲的。）鎮長不對噠！聽說共產黨要包圍縣城哩！

鎮：噫！縣上還來啥信沒有？

乙：沒有。

鎮：那你趕快回去，把抓住的那幾個人看好，搞幾根鐵繩，把鐵鏈燒紅等着，今天晚上

就要把這些窮小子壞蛋一網打盡，快去！

乙：是（跑下）。

鎮：（進門）安興旺，你要活還是要死？

興：（不語）

鎮：你說不說？

興：（生氣的）我啥都不曉得！

鎮：哼！你的話我剛才在門外都聽見啦！唔哀尙義，唔農團，告訴你，你不得過去！

興：我就是不知道，看你把我怎麼樣？

鎮：你要不說，我就要打你，燒你，活埋你！

興：你把我看上兩眼！

鎮：混蛋！細了！

甲：（上去細興）

老劉：（跪下去央求）老總……

鎮：（以槍止之）不准動！

老：（連吓帶急，身軟的往下倒。）

劉：（扶老）興旺媽！興旺媽！

老：（倒下了）

甲：細起啦。

鎮：拉着走！

（甲拉與出門，鎮以槍止老與劉）

與：老子死了，你狗日的也活不成！

甲：（連打帶推與）不准你叫。（推與下）

鎮：（轉身出門）

劉：（走上去拉鎮）鎮長你……

鎮：（踢劉一脚）滾！（下）

壽：（尖叫一聲）

劉：（被踢倒）天呀！沒有世事了！（叫老）與旺媽！與旺媽！

老：（呆着抖的說不出話來）

劉：與旺媽！

老：（抓劉）喂，你：你：你二……二姨……姨夫！快：快看……與旺……與旺去！

劉：與旺媽你不行啦！快到後邊躺著去，我跟壽娃出去看一下

老：（用力抓住劉暗視之，頓着說不出話。）

劉：與旺媽！與旺媽！

老：與：與旺不：不得活了！

劉：我就去看！我就去看！（拖簾出門走下。）哎，共產黨快來！快來！（下）

老：（抖擻着掙扎起來，像瘋子似的這裏摸那裏摸。）與旺！與旺！（放聲大哭）啊！

（唱）與旺今天命難保，斷絕了安家小根苗，我這裏放大聲把與旺大的叫，（合場）與旺大！那是與旺大！哎！誰叫你早早死陰曹；丟下我們老和小，千難萬難哭哀幽；與旺今日遭大禍，呼天叫地命難逃。哎！（尖板）我這裏放大聲把天來怨，爲什麼我落得這樣可憐；幾十年敬神靈真心一片，難道說貧窮人神不可憐；爲我兒守寡受苦難，哭哭啼啼十幾年；到如今只落得親人不見，貧窮人活在世有啥留連戀；我這裏放大聲把與旺叫喚（合場）與旺兒，娘的兒，哎！（流水）與旺我兒在那邊；娘爲你十八年服侍哭爛，娘爲你每日裏疼爛心肝；到如今你遭難娘難照管，娘無心活在這遭孽人間；陰曹府咱母子雙雙見面，對你父把冤仇細說一番。（截）與旺，與旺！媽……媽我顧不得你了，與旺大，你不要怨我，我對得起你，這是世事把人逼得沒路了。與旺大你等着（說着從腰解下一條爛布帶）我……我跟你來了！（手抖着攥將繩掛起）

劉：（奔扶劉上，緊張與奮的邊叫邊走。）與旺媽，與旺媽！

老：（驚將繩放下）

劉：與旺媽（進門有喜色）與旺媽，老天睜眼啦，老天睜眼啦！與旺有救了，我看見袁

會談哩，他帶許多人，（特別有力的說）有槍有炮！

老：呃？他們能把興旺救出來？

劉：能！能！今天共產黨解放軍攻打縣城哩，四鄉的老百姓，全都一齊幹哩！咱們莊上劉萬和，老張、馮見喜、安猴四、安老三、高拴虎、胡克旺，幾十個都是咱們窮人，拿刀的、拿槍的、拿鋸頭拿鐮的，向護給我說，他們先到鎮公所收槍救人，完了就要活捉爛肝花給大家除害，給大家報仇，與旺媽，世事翻過啦，咱們窮人出頭的日子到啦！

壽：大鏡，你沒見，人多的很呢。

老：（興奮的抓著劉）呃！咱們窮人齊鬧起來啦！

劉：鬧起來啦！

老：咱們窮人也有兵有將！

劉：有兵有將！

老：（興奮的有點笑容、眼望天）好！好！

劉：真好！我們要翻身！

老：你二鏡夫，我也要去呢，走！咱們都走！

劉：走！咱們都走！（唱流水）咱窮人齊心幹人多熱衷，

老：（接唱）共產黨他是咱窮人的救星；

劉：（接唱）爛肝花抓到手刀砍出恨，

老：（接唱）我一定要咬死他絕不容情。（截）（跌倒）

（唱時劉先出門，蔣扶老出門，順句唱完，剛轉一團，）

（劉、蔣扶起老急下，看起來比平常有精神的多了）

第二十七場 捕捉

乙：（很狼狽的跑上，氣喘的簡直走不動啦！提着槍掙扎的顧前怕後的又跑了下去。）

（武與另一武工隊員及常追上，三人跑到中場傾耳細聽一會。）

常：（左手拿斧頭，右手拿棍，向武耳語，並用手指東點西的。）

武：（點頭，沉思，然後把武工隊員拉到跟前，與之耳語。）

員：（武工隊員，青農，半武裝，簡稱「員」。聽武耳語後，點頭，端起槍，注意着前邊，向下場門下。）

武：（再向常耳語）

常：（點頭，亦向下場門下。）

武：（把退圍看了一下，向上場門下。）

乙：（如前狀，跑到下場門，聽到喊「站住」！吓的抖顫着，緊張的鎗槍倒退。）

（員與常逼乙上，當乙退到中台，武已到乙身後）

武：不准動！（猛的把乙槍收去）

乙：（吓的直聲叫，顫的不敢動。）

常：（跑上用繩子把乙捆起，向武。）隊長，（指纜到的槍）這把槍算我的。

武：對。（把槍給常）

常：（高興的接過槍，撥了幾下轉過身細看乙臉，）呸！你小子也有今天，隊長這人呼聲三，壞透啦，把這狗日的砍了！（說着拿斧頭要砍。）

乙：（吓的跪下）饒命！饒命！我投降！

（此時員在留神迴圍，過來過去的轉着）

武：（止住常）不要！他能改過，我們就饒他。（向乙）我問你，我們打開鎮公所，爲啥不見鎮長？

乙：鎮長帶我們三個人到縣上去，聽說縣城失守了，又翻回來，半路上又聽說鎮公所也包圍啦，教我打探情況，他兩個跑啦。

武：你知道他們到那裏去了？

乙：他們到東邊老財主家去了。

武：離這裏多遠？

常：四五里路，隊長，咱們赶快轉回去，教袁尚義跟大家不要亂尋鎮長啦，馬上到爛肝花家裏去，遲了就都跑啦。

武：對，你說的對，馬上走！

員常走！

（員常拉起乙，武在前邊，四人齊下。）

第二十八場 報 仇

（鎮、甲、丙氣喘聲粗的跑上，走到中台站定。）

鎮：（用力拍門）老財主！老財主！快開門！（萬、王、從上場門驚惶上，順、保、倅下場門驚惶上，大家望門。）

鎮：（更用力的而且更急的拍門）快開門！快開門！

順：是鎮長！鎮長！

萬：快把門開了！

順：（開門）鎮長！

（鎮、甲、丙進門）

順：（關門）

萬：（走到鎮跟前）有了啥事啦！

鎮：（氣喘的急的說不出話來）完……完啦，我抓了幾個人，剛……剛回到鎮……鎮公所。就聽說這裏的老百姓也要鬧哩！我……我就往縣上跑，走……走……

甲：（見鎮長說不成，自己搶上去說）我們剛走了幾里地，就聽說縣城失守啦！

王：順：喝！

甲：我們又翻回來往鎮公所走！到了半路上，聽說鎮公所叫老百姓包圍啦！

王：順：喝！

甲：鎮長不敢回去！教習三打探情況去啦！我們一直跑到這裏來。

萬：（拍手跺腳的）哎！這：這成了啥：啥樣子啦，一：一滿是共：共產黨的世事啦！鎮：完：完啦！四：鄉的老百姓都起來啦！就：就地起：起了蛟龍！咱：咱們完：了！萬：蔣主席，美：國人是：是幹：幹啥的！幹：幹啥的！

鎮：老：老百姓最：最可怕！箇：箇直是刮：刮大風，發：發大水，誰：誰也沒辦法！順：老：老財主，快：快跑！

鎮：快：快跑！

萬：這：這該：往那裏跑！

鎮：跑：跑出：去再說！

萬：對！跑！拿我把洋烟盒子拿上。（進去又出來，往懷裏掏東西。）快：快走！

王：（拉萬）哎！等一等！我忘了拿描金匣子啦。

萬：哎！算啦！走！

王：不，那裏邊有金鑲子、銀鑲子、珊瑚瑪瑙玉珠子，我要帶哩。（說着跑回去，從小箱子上。）

甲（催）快走！（挺開門）

王：（又拉住萬）哎！再等一下，我要帶幾件隨身衣服哩。

顧萬：算啦！算啦！快走！

王：不，身上沒幾件好衣服，走到那裏人家都看不起。（說着又跑進去）

衆：（非常不耐煩而焦急的）

萬（喊催）快！快！

王：（又掏出幾件衣服）

衆：走！

王：（又拉萬）哎喲，又記起啦，我把治牙疼的藥沒帶上。

萬：算啦！陪牙疼藥，再遲了連命都保不住啦！（餞甲等表示非常着急而討厭。）

王：不行，我要帶上哩。（又挺進去被甲喊住。）

甲：（生氣的，大聲的，）鎮長！我們不能等啦！走！

鎮：走！

萬：（把王拉回來）不要去啦，走！

（甲開門出，順隨之，其他萬、鎮、王、子、丙、尚未出門，甲、順，剛向下場門轉過，後台好像從四面八方奔騰來很多人，噪雜亂喊，「不要教跑了！」

「不要教跑了！」……）

（甲、順、吓的站定、目瞪口呆，不知往那裏去好。）

（萬、鎮等，也吓的不敢出門了，拿出槍，愁慘無措）

與：狗日的跑！（由上場門一蹶奔上，左手拿棍，照定甲、順、捧出右手拿的手榴彈，自己隨即臥倒，爆炸了。）

（甲、順、應聲倒下。）

（萬、鎮等，吓的縮成一團，王聽到爆炸聲吓的「媽呀」！的亂叫，把抱着的東西都摔了。）

鎮：誰敢進來，就打死誰！

萬：我們有槍，進來一個打一個。

（上場門從與後奔上武、常、馮等，下場門奔上尙、員、和等，有的拿槍，有的

拿鐮，斧子，鐵鎚等，非常嚴肅而緊張的包圍了黃的院子。

（衆人跑上時，把甲、順、隱下去了。）

興：（向武）來！我進去！（說着要進門）

武：（抓住興）先不要進去！

鎗：誰敢進來！

萬：進來一個打一個！

興：（從腰裏取手榴彈，挺往裏邊擲。）狗日的！

武：（擋住興）不要！我們要抓活的。（向尙）袁尙義，你教大家不要都跑到這裏來。

把幾個路口把好！

尙：（隨便往後指一下）喂！大家不要都到這裏來了，把路口擋住！

（後台衆人，有力的大聲的答「對」！）

尙：（向武）隊長！想辦法衝進去！

武：不忙。

鎗：進來一個打一個。

武：（喊口號）快繳槍！

衆：（後台配合許多人齊喊）快繳槍！

何！不撒槍要你狗日的命！

衆：不撒槍要你狗日的命！

（裏邊保子知道是窮人鬧起來啦，放心而不在乎了，丙聽到尙義的聲也不害怕了，

而且把槍也隨便拿着了。）

鏡：（看見丙不警備。）呂占修，把槍端起來！

丙：（隨便把槍端起來）

尙：占修！咱們是一家人！

衆：咱們是一家人！

鏡：（想想起裏有保子、爭取之。）保子哥！咱們窮人是一家人！

衆：咱們窮人是一家人！

鏡：（命令丙）呂占修，把手榴彈往外擲！

萬：對，擲手榴彈！

丙：（手抓着腰裏的手榴彈，猶豫的不願擲，而且怕鏡奪手榴彈。）

尙：占修！不要給壞人當走狗！

衆：不要給壞人當走狗！

鏡：（見丙不願擲手榴彈，進一步逼之，）你不擲，我就做死條！

萬：快擲！

狗：你停不停？！啊！

保：狗日的！（猛然把萬一抱，奪萬槍。）

萬：（大叫）

鎮：（轉過身）這還了得！（擬舉槍打死保，又怕把萬傷了。）

丙：狗日的！（順勢向鎮打了一槍）

鎮：（應聲倒地）

（保子抱萬時，王吓的兩手抱臉、背身亂叫。）

保：大家快回來！快回來！

乙：（一擁進去）

武：先把狗日的細起來！

與：（把萬細起）

與：（向周圍喊叫）紅香！紅香！（遍問萬）紅香呢？

萬：（面而不語）

與：我問你，紅香在那裏？

尙等：（追問）紅香在那裏？快說！

與：（打萬頭）快說！

衆：快說！

萬：她：她在後邊冷房：子裏！

興：（於其說跑不如說是跳了進去，只聽他叫「紅香」一會而扶紅上）

紅：（越瘦了，莫明其妙的不著。）

衆：（都注視紅）

興：紅香！紅香！

尙等：紅香！紅香！

（一個扶老一個喊「興旺！」一個喊「紅香！」急上。）

衆：平這裏！快進來。

劉：（進門）

興

老

：（帶着哭音，圍紅、抓紅、叫紅，）紅香！紅香！

劉

尙等：（也叫紅）

紅：（不看興等，忽然抓興，放聲大哭）我死了！我見不上你們了……

興：紅香！紅香！你活着！你看！大家救你來了。

劉：紅香你活著，大家救你來了。

紅：嗯？（有些驚醒過來，環視大家。）

老：紅香，我娃心裏不要糊塗了，你活著哩！

劉：紅香，咱們窮人翻身啦，你看，咱們把爛肝花抓住啦！（拉紅看萬）

紅：（看見萬，吓的閃躲。）

與：紅香，再不要怕他啦！如今咱要報仇！

尙：（命令萬）跪下！

眾：跪下！

與（打萬）跪下！

萬：（跪下）

紅：（驚訝的看這個現象）

與：紅香，共產黨來啦！如今成了咱們窮人的世事啦，欺負老百姓的壞人，咱們寧裏打倒。

紅：（有點明白了，把衆人看了一下，轉過來怒目咬牙的問萬）你……你……（一撲上去抓而咬之。）

老：（也撲上去連打帶咬。）

衆：（把王也拉在一起，亂打亂罵起來。）

武：不要打啦！不要打死了……！（好容易把大家止住。把老、興、劉、紅拉開）

武：大家不要打啦，咱們開大會，公審欺負人民的壞蛋，大家分糧分地分東西，有仇的

報仇，有冤的伸冤！

尙：（高喊）有仇的報仇，有冤的伸冤！

衆：有仇的報仇，有冤的伸冤！

武：好！我們下去召集開大會。（瞪萬王）拉下去！

興：我拉（從尙手裏接過繩子拉萬。）

老劉：我拉！（摸着繩子捉住）

紅：（也抬上去拉）

（四人拉萬、王。）

衆：走！

（踢的踢，打的打，喊罵着緊張的下。）

（這一場如果人多的話，武工隊與農民可以多上幾個。並可以有一二婦女拿刀子、切菜刀等同上。再如果有便利條件，衆人包圍時，可以拿一些火把。那就

更覺雄偉了。因為大家在夜晚包圍，又是在摧毀鎮公所以後，拿火把上是合理的。但如煤油太缺，那就可以省略的。）（完）

馬銓創一九四七年冬脫稿於米脂豆家溝。

14982

窮人恨

著者 馬健翎

出版
發行

西北新華書店

總店 西安

總分店 延安

分店 綏德、榆林、三邊、隴東、
洛川、大荔、三原、

各縣支店代銷處

一九四九、七

81—5,000

615